

中蒞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總兵武清
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爲帥府天順元年罷團營
成化元年復立團營尋罷成化三年又復團營團營
之兵名爲顯撥初團營分爲十營後增爲十二營一
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爲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
揀選但撥某營出征則某營將領其士卒啟行承平
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爲聽征
蓋三營變爲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也祖宗似意
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間設衙
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當行政務至

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不
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位
相伴勇相等者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平虜
平胡征夷征虜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
時酌議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
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矣至嘉靖庚
戌罷團營仍爲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爲
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
伯一人協理侍郎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參將
二人參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

一人練男參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
爲戎政廳給戎政之印柳葉篆文廂紐如將軍所掛
印通記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爲小營三十副將以下
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眞署都督叅遊佐擊用眞
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專於一人練軍不專
於一人皆有意焉國朝京營沿革

國家兵制初蓋視漢代云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南軍
中尉主北軍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秩
與執金吾皆二千石說者曰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
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擬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

以衛京師擬北軍而分隸五府與八校意同有事則
將握兵兵隨將事已則兵歸於府府歸於朝卒有意
外之虞生於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已巳之變
國統幾危景泰初于肅愍公始劾議於三大營中簡
厥驍銳分爲十營還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即於故三
營提督六人中推舉其二爲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營
各行以都督一人有如遇警檄其營則都督以所部
出名爲頭撥京營兵制考

本朝兵制以親軍二十一衛衛禁軍以五府四十二
衛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親軍以衆勢

制錦衣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羈
維之局自周官衛尉中尉所主漢南北軍南北衙宋
殿前侍衛司皆無異而錦衣之任獨與唐元從禁軍
合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爲繁簡踈密亦內
外接應之局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輪操不三輔而意
存管營別設司馬不樞密而鈐攬有事出本兵請符
定帥不開折衝府而勢張京衛與錦衣
衛相維之制
唐置十六衛左右千牛四則直侍之衛也撓武威領
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衛也復立元從禁軍爲北
衙而以十六衛爲南衙太宗百騎七營今制錦衣如

之益以神武神策爲天子私人則非所以爲制矣宋
懲方鎮收天下兵權萃於輦轂有二司三衙四廂統
於樞密院選諸道之勇者以備周廬其尤銳以充班
直退癘憊剩員以分州郡且禁旅番戍邊及令就
糧於外本朝兵制

抽丁者伍耗而藉兵餘之丁以爲兵也蓋國初之
爲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
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
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僞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
仍其伍號者矣謫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

一也。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丁之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於版圖，自天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業產不較其盈歉，其長又烏得而差別之。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爲家，合家以爲甲，合

甲以爲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百拔其一，其所以爲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爲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爲步兵，准快手以爲騎兵，其所以爲兵者，不旣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苦於無徭以差，則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

軍籍抽
餘丁議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四

圖書編

六曹

兵曹

嘉靖初楊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

八編類集 卷之十四
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於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爲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於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攝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我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褸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

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一二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軍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閑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曰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皆知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

始得平定是豈強榦弱枝之意耶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啟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矣失今不爲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近浙西寇作朝廷徵七省兵討之而置中外數十萬衛兵於不齒惟議調湖廣之苗兵廣西之狼兵與夫召募山東之鎗手河南廣東之新兵而已嗚呼衛軍無用曷若去

之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有事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休兵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閑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聚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

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皆出自禁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下自爲守也。

議隨里甲以編民兵

武階之家嫡嗣職。享受庇。於是稱官戶。兵役之家一補伍餘供裝。於是稱軍戶。夫置衛以衛民也。衛必資兵。於是。有旗甲。有伍隊。有司營。羣萬千百人而恒役之。是曰軍。必隸帥。於是。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

萬千百人而恒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之州縣。以待伍缺。有所清也。官有子以嗣職。餘子亦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嗣職者。役其身而公之於衛。所待清待嗣者。責之供而統之以州縣。今拔軍於州縣矣。補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戶。州縣之繇罔繇。以其子也。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官戶。州縣之繇罔繇也。一軍役伍。而俟而補者。五六十人焉。一官嗣職。而俟而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戶之罔繇也。則曰國家以酬功。議軍戶之罔繇也。則曰軍不與民同。由是民繇

八編類考 卷二十四
莫共而衛所無名之繇百出於軍之身矣夫授田而責之耕日屯田以授民可也授軍餘亦可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收受必以衛所官籍之以營其家不得已而訟以赴於監司可也於州縣吏亦可也今赴訟者必於衛所官籍之以逞其私古謂屯田卽役兵也故可統之將校今以役伍外之下而必曰將校非古法矣律曰約會謂民與軍訟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訟而必曰衛所官非律意矣甚至民憤軍戶之罔役也則舖夫役必與之較曰軍民各半也州縣吏憤衛所官之營家逞私也則供應廩餼之類必與

之較曰州縣衛所各半也夫衛以衛斯民也其軍之勇悍者當爲騎兵以出戰無戰則習其技擊老樵不任者當爲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修其陴隄伍缺而取之州縣清解補伍者州縣清吏也旣補則授之約束訓練簡閱者衛所官責也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物采優之以祿給申之以世徂厚矣而必曰其子姓咸復焉則前代未聞也夫古之戍邊也丞相子皆在遣中其曰世世無與者褒佐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有給親丁占佃戶崇卑内外有差矣今不問其功之輕重階之崇卑子姓之賢不肖貧富衆寡悉舉而復

之非古也。國家之置武階也，百戶以三級，千戶以五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元功也。而世世無與以比元功不可也。國家之制世祿也，百戶歲不過二，三金，千戶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不過五，六金，非古諸侯比也。而世世無與以比，諸侯不可也。國家之酬戰士也，一級畀四金，二級畀八金，三級畀十金，止矣。今以三級得百戶，不三世優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殺敵之勲而坐費守功之賞也。宗人之爵自其親王之子，咸有遞降而顧於武臣之後，不爲之規，軍官之祿往往以不賂之故，卽於其躬有所褫奪而顧

於其子姓，不爲之勒，非所以一政體也。

官軍戶說

議得營中開操之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名將分日輪操，謂之分操。規制已定，無容議矣。以合操言之，總協大臣閱操既畢，止調集各營奇兵，羣聚射打，則奇兵之外，各營軍有勇怯，業有生疎，數有多寡，益何從得而周知之也。以分操言之，每日平明入營，分投操演，不過搖旗舉砲，率循故事而已。甚至砲聲甫畢，各營尚有較藝未周，營陣未竟者，固已紛然四散，莫可禁止。如是操演，卽日在營中，亦尙補於事哉。三大營內先擇武藝熟閑者，不拘弓箭鎗刀

牌、釵、火、器、等、藝、分、發、各、營、立、爲、教、師、上、等、者、每、月、量、加、糧、六、斗、次、等、每、月、量、加、糧、三、斗、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着、實、講、練、務、求、精、熟、一、可、當、百、但、有、無、故、誤、操、與、恃、頑、不、習、學、不、用、心、者、聽、教、師、具、稟、本、營、將、官、依、法、細、打、若、各、軍、習、學、有、成、堪、充、教、師、者、但、遇、各、師、營、教、師、名、缺、挨、次、頂、補、每、年、終、總、協、巡、視、官、將、各、教、師、逐、一、稽、覈、若、有、教、成、全、隊、者、給、與、冠、帶、遇、把、總、員、缺、許、充、名、色、把、總、教、得、一、半、者、給、賞、銀、牌、花、紅、教、之、十、名、者、姑、准、附、過、全、無、教、練、者、除、重、責、外、革、去、教、師、名、糧、隨、伍

操、備、把、總、官、管、領、二、百、五、十、人、中、軍、官、各、領、五、千、人、一、司、一、哨、教、練、有、成、卽、當、優、薦、聽、補、中、軍、號、頭、員、缺、十、分、之、五、者、從、厚、犒、賞、十、分、之、三、者、亦、准、附、過、全、無、教、練、者、卽、行、住、俸、以、責、後、功、竣、教、得、十、分、之、五、方、與、開、俸、各、營、將、領、但、有、全、營、教、練、者、加、以、都、督、僉、事、若、係、副、將、加、以、都、督、同、知、俱、准、實、授、若、止、教、得、一、半、者、從、厚、獎、賞、三、分、之、一、者、照、常、供、職、十、分、之、二、者、重、加、罰、治、全、無、教、練、者、於、祖、職、上、降、一、級、革、回、原、衛、永、不、敘、用、號、頭、坐、營、則、以、全、營、論、其、賞、罰、中、軍、等、官、則、視、該、營、將、領、以、爲、低、昂、此、後、三、年、之、內、三、營、補、練、著、有

成效聽本部議請將總協大臣請勅獎諭仍加恩錄以酬其勞如無功績聽巡視科道官參論先年巡視科道官題准營中選退老弱摘牌替役而各該把總官員又復彼此通同私相盜賣朋分月糧營衛之冊兩不相對雖春秋歇操之日將摘替之人造冊送部大段茫無足據且其未送冊之前按月支糧皆未經更正之名也管支官員將何所據以查覈之哉今後各軍告補查冊有名照常行衛該衛查覈無異隨具印結呈部本部仍行各府知會一送驗軍主事處驗發營操不必兩番三次致開騙局之門營中每遇

春秋開操之時我政總協大臣會同巡視科道通將各營軍士一如薊鎮過堂事例行令本管將官帶領過堂中間若有老幼卽便革退隨審有無壯下總協大臣親筆填註另日公同面驗所報之下如果精壯照例摘牌替役備將年貌填記牌上隨查某營若干某營若干不必再候將官造冊亦不必更候歇操之時總開手本先行送部本部查冊有名卽准收補查冊無名行衛取結每年止許春秋二次不許零星更替致滋奸弊其尋常逃故軍士各該把總每月朔望開數報部行衛查補如果丁盡戶絕發冊清勾此則

因時變通舊日之條既不敢廢而告補軍役與摘牌替役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及照逃軍之法不嚴則補軍之令徒設臣等查得大明律例開載輪操官軍逃在京城內外潛住者初犯打七十再犯打一百送操事例發落官旗無力納鈔者就在原間衙門決打若逃回原籍原衛者以越閑論其再逃三次者不分革前革後各免決打納鈔京衛調外衛外衛調邊衛俱帶俸食糧差操欽此但條例所載止嚴官軍在逃之刑未嘗示以自新之路本部論節年在逃員役限二月以裏自首歸營免其責罰一月之外仍不出首者

許諸人首告於本犯名下追銀二兩充賞其有親隣容隱者一體治罪此不惟在逃者有招集之機而見操者亦不敢萌棄伍之念矣命下本部備行總協巡視查照條例事理跟隨軍伴總督不得過二十四名書筭二名副將不得過二十名參遊不得過十八名號頭不得過十名以上各書筭一名中軍千總不得過五名把總不得過四名此外務要嚴加查訪但有仍踵前弊者即便指實參奏請旨拿問照例五名降一級六名以上降二級十名以上降三級二十名以上者罷職發邊衛充軍賣放包納者悉准前例其各

勲臣應襲既未受有官爵。難同見任。一體通行查革。
體訪得出與者受者。並行參治。總督大臣尤宜正已。
澄源以端表率。若有非分多占。亦聽科道參究。庶清
役占。卽所以重補練也。一諸將分委虛實。營盤便是
信地。緊急卽行分守。周遭挑挖濠塹。連環兵車。可高
一丈。如遇賊騎衝突。切不可開營。只用戰兵以家丁
居前。京軍次之。俟彼開營。我車兵堅壁戰。兵乘隙勦
之。彼若結營。我車兵對壘戰。兵多方擾之。相持既久。
京軍耳目既熟。心志自定。是練膽之術也。俟其隋歸。
方以車兵戰。兵互相爲用。或邀其前。或綴其後。或衝

其左右。彼若列營出戰。我又連結車營。收入戰。兵又
與相持。何者。彼漸入利。在速戰不利持久也。京營練
兵事宜
國家建都於燕。西北以宣大爲蔽。東北以薊州爲藩。
彼宣大邊垣。旣已底績。而薊州一路。顧有遺謀。雖稱
峻嶺絕攀。巉石拒口。然地形延袤。通胡之孔道。尚衆。
自今作之。西接宣府。東連山海。爲邊千二百里。誠使
幹濟之臣。戮力經營。令睥睨繼屬。亭障星聯。患可少
止。戍卒所備者多。故力孤。力孤。故勢弱。今可徵募新
軍。填實空缺。以今邊千二百里爲一軍。每百里爲一軍。
每軍五千人。析爲十二區。每區置一將領之。寬則練

習急則拒守分番乘障養其精銳

兵法總論

正統間發內帑濟邊正德間王文恪議

國家邊費

最大歲用銀四五十萬蓋欲以省之也至嘉靖間則

折變於荒歉之歲而饋給於邊用之窘世宗乃欲

責成計部全輸舊徵後虜侵軼厚輯廣募三鎮歲餉

日增此時猶為促辨計也今乃為額蓋天下之力困

於九邊尤困於此三鎮矣

西北兵食詳見戶曹邊餉

漢南北軍調自郡國一歲一更以秋日都試今中都

河南山東班操軍是已徃徃苦於力作始暫借役縣

官後浸淫至巨室雜供役手資課大繁奚以堪此本

所謂兩限赴操者將使荷受角刃也而顧以畚鍤為

哉漢卒直戍邊者各為更律今延綏寧夏入衛軍是

已此非令甲也徃時內地被虜以薊兵未練假以張

騎角之勢乃于役靡邊及期莫代連行回遠犇命為

疲此一時權宜也胡久而不復哉在遼左有抽添顧

其地歲大侵洊罹鋒鏑耗者過半而欲括其餘夫旁

及客戶彼所稱羨卒者修閭氏尚與之國粥矣而忍

為此乎在廣有招集者曰勇敢曰伉健之類無賴子

未知尺籍伍符賄通兵尉竄入募庶所在騷然此以

禦寇也而反為寇乎入衛者近已議省或三而省一

或二而省一稍稍紆已但延緩遠走朔方彫窶既甚
寧夏屯牧河曲困憊未甦且牽馬遠涉行者踣於道
至者羸於野而復責之使償吾見人馬俱斃主客胥
窮矣今薊鎮已宿重兵而延寧爲西陲重地脫有緩
急胡以應之愚以爲盡免焉可也

兵政時
弊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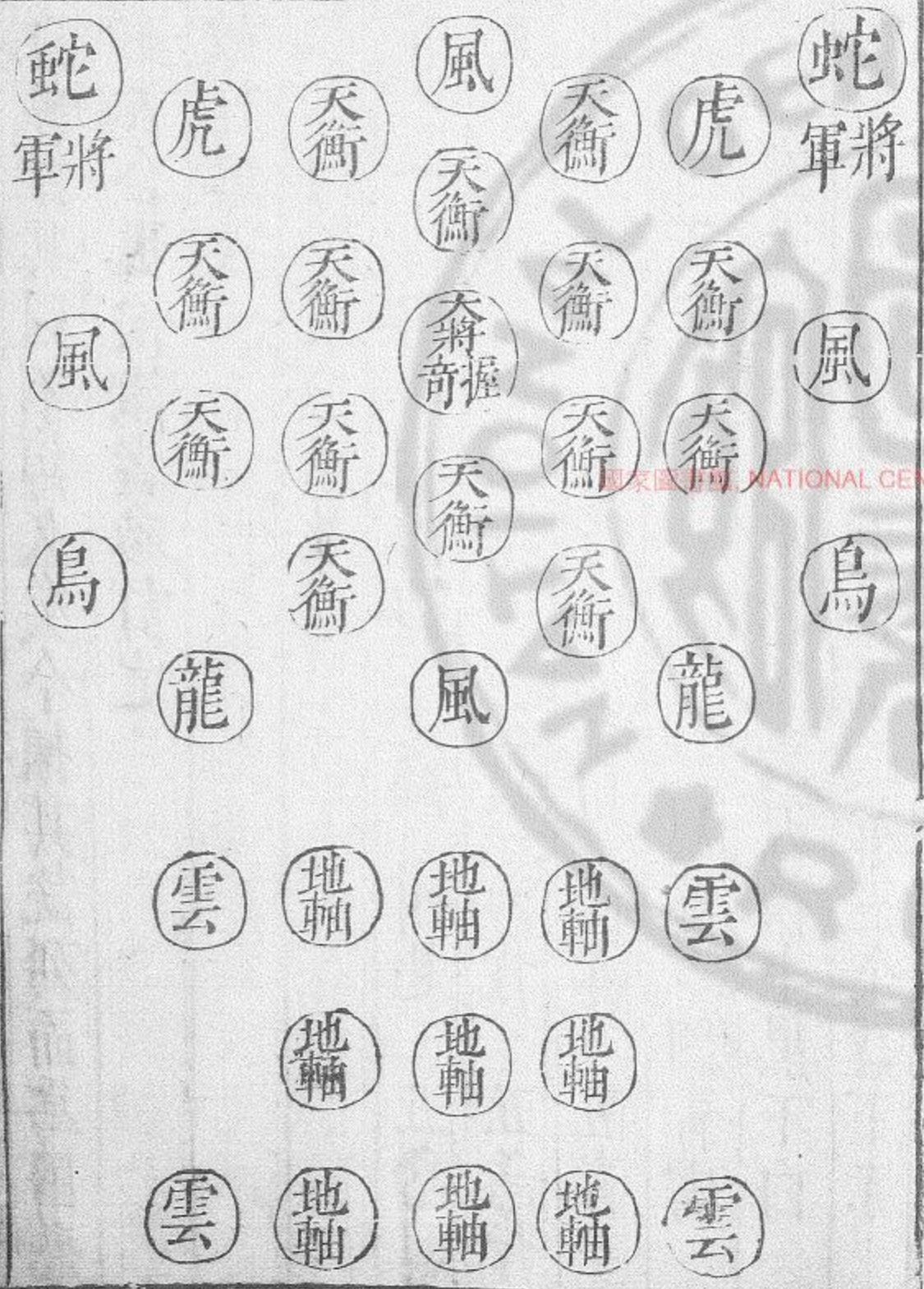
古陣法圖籍皆錄舊記所傳風后握奇圖云初受之
於玄女佐黃帝破蚩尤於涿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
鎮名而已其後太公又增填之漢武帝令丞相公孫
弘敷演其義授霍光常習八陣於長樂館而輔少主
以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得其新意今夔

州之南北崖沙中累石爲八陣形勢凡八行行相去
二丈桓溫伐蜀路繇之僚佐觀之無能知者視之曰
此常山蛇勢也晉馬隆征西羌依八陣法且戰且行
誅斬萬計遂復涼州以此論之公孫弘既已討論諸
葛亮又能推演桓溫知其率然其後馬隆依以破敵
則八陣之用無廢矣唐李筌所載八陣圖配四正四
奇之位于八卦其形天圓地方風銳其首雲左右向
而垂飛龍盤屈虎張兩翼蛇宛轉鳥翔爲突擊之勢
定而不變及觀握奇經義則筌盡出臆度殊乖本文
經曰天地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天地後軸爲飛龍

雲之、變之、則為龍虎蛇鳥之名所謂奇亦為正正
 亦焉
 就敵歸則復列正合此義也其圖已亡

以俟識者宗陣法之始也
古陣法敘

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兵書
 卷三
 三

右握奇經雖其圖不傳久矣今採其說列而爲圖恐未必與古合更俟識者參訂之

金鼓旌旗數

角音二 初警衆 未收衆

革音五 一特名 二結陣 三鬪 四赴 五急鬪

金音五 一緩 二止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麾色五 一黑 二黃 三白 四赤 五青

旗法八 一天黑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青雲

五天前上黑下赤 六天後上黑下白

七地前上黑下青 八天下赤

二革二金爲天三革三金爲地二革三金爲風三革

二金爲雲四革三金爲龍三革四金爲虎四革五金

爲鳥五革四金爲蛇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間加一

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

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西

加四角音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靴音

不止者師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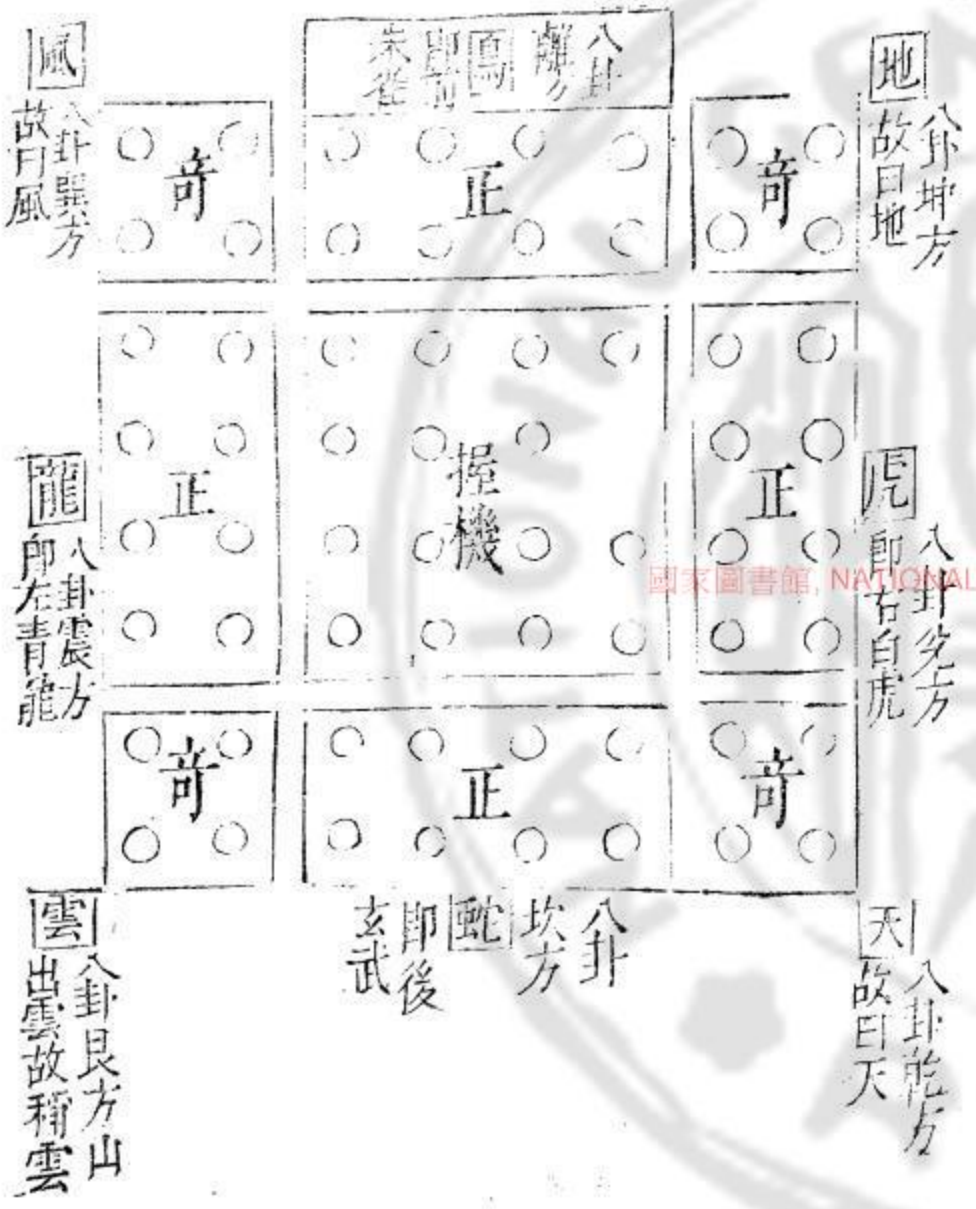
圓不動前爲右龍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風象天居兩端

其次風其次雲在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地爲靜

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衡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

間兩地為北是也地為動天為從天陣變為地陣或
 即張形布勢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為動也雲象龍
 縱布兩天兩天次之縱布四地四地次於天後縱布
 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前衝居其左雲居端人多傳
 韓信注釋者與此微有差異而有范蠡樂毅之說相
 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公孫玄解續說其於部隊或三
 或五或三十或五十陣圖如此變通由人其八陣用
 方圓陣法以寡禦衆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騎出其間
 出騎突擊馬隆以三千步卒敗羗萬騎用此術也

握機奇正圖



此八陣方位四方龍虎鳥蛇當震兌坎離之位爲正
兵四隅天地風雲當乾坤艮巽之位爲奇兵其餘奇
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有機故曰握機易範
曰以內制外必重輕之勢足以相權而無尾大不掉
之患寧使之有餘不可使之不足也先出後躡棲盛
擊虛潛見出入惟變所適故無一定之數昔人有泥
八陣之名因謂八人爲伍八伍爲隊八隊爲部八部
爲將八將爲軍每圖皆虛其中遂使大將居中而無
所握是尚得爲兵制也哉不知陣名雖八陣數實九
惟中之所握倍于外四正四正之兵倍于四隅所以

爲居重馭輕之勢也此圖名握機後圖名握音而陣
之隊伍稍異茲兩存之以備攷

握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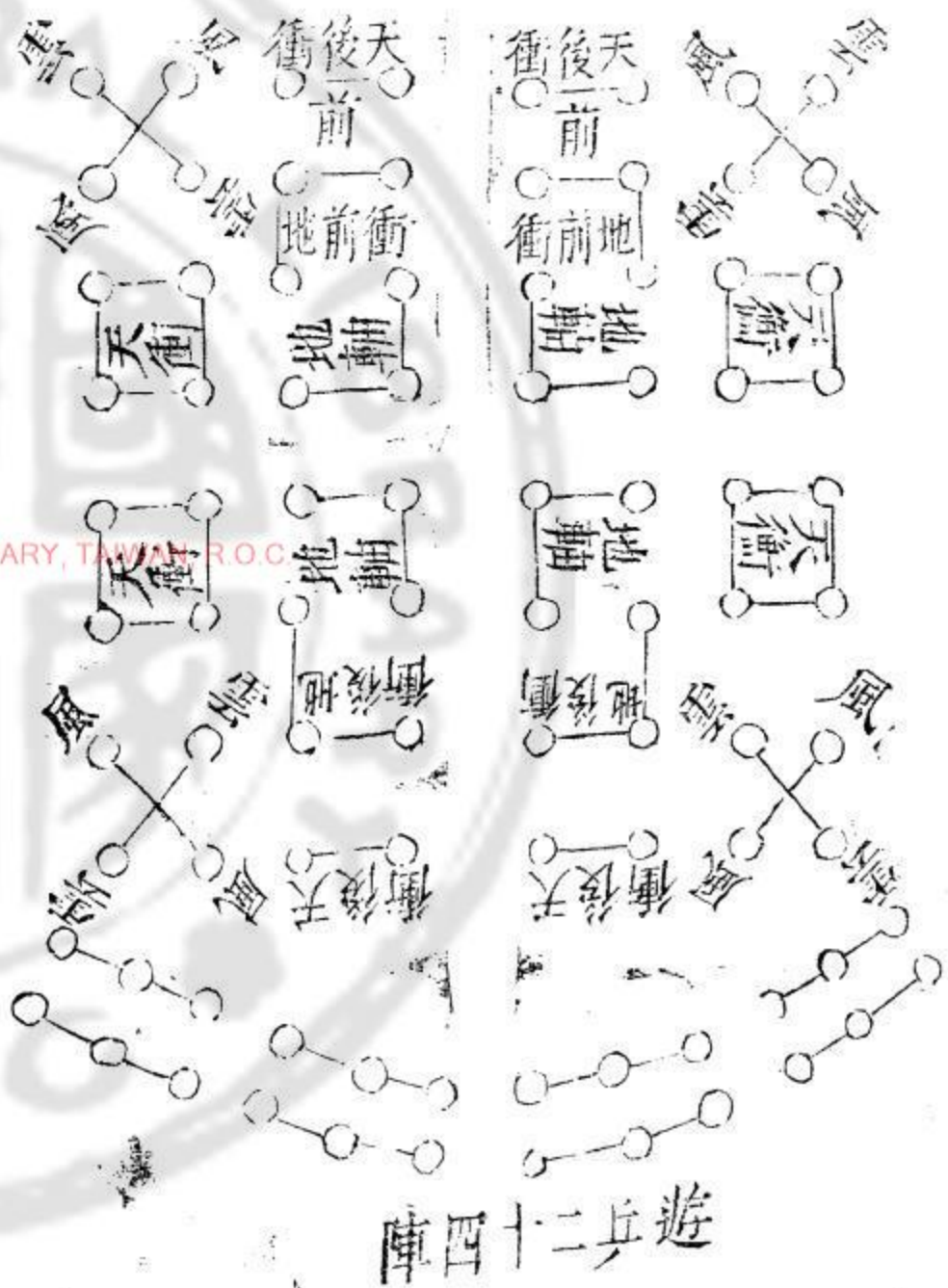
天有衡地有軸前後左右衝風雲之列四隅八陣之
定位也却月環衛於後所以應八陣而爲之羽翼也
天覆出於南地載出於北雲垂變於東風揚變於西
東南之變爲龍飛西北之變爲龍翼蛇蟠於西南鳥
翔於東北部月則隨方分陣應之不滯乃間隊分兵
聯絡互發其中之八陣却月固自若也武侯既往世
鮮有洞其趣者雖師律提綱具載圖設而遺却月夫
遺却月則無遊兵何以爲聲援而取勝乎

八陣圖總叙

八

陣

圖



握奇經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
 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爲風左右爲雲
 風輔於天雲輔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
 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重列各三隊前後之軸各三
 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陣
 陣訖遊軍從右躡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麾以
 出四奇天地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
 居於中張翼而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
 後軸爲龍飛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
 而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高氏子畧曰風后

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之畫所謂夷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註奇讀如奇偶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同出於握奇而又有入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蒸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圖成罇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昧昧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腹之圖全本於握機測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

武經總要凡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二官曰

曲二曲曰部

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

八卦

之象生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生八卦故
將右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兩儀之象也左前十六隊
左後十六隊北八隊東八隊西八隊南東八隊東北八
隊西南八隊西北八隊遊兵者二十四氣之象也

於後二層却月其義未顯惟變圖分為兩哨左列十
二陣右列十二陣宛然天道之周旋然則十四陣者
對待之陰陽也二十四陣者流行之陰陽也易所以
有交易變易之義而八陣有分合變合之精

五人為伍十五為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

生成之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用天地之數五十五有五所八隊為一陣有四百四十

人每隊以五八陣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

為小成可變陣也每陣四百四十人乘之其却月遊

二陣回營已畢又二變而為風揚雲垂二陣回營已
畢又三變而為龍飛虎翼二陣回營已畢又四變而

鳥翔蛇蟠八部為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

為中成八陣齊可變也每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加

全隊出攻全隊晉守南一部變天覆一陳北一部變

地載陣東一部變雲垂陣西一部變風揚陣東南

部變龍飛陣西北一部變虎翼陣東北一部變鳥翔

陣西南一部變蛇蟠陣遊兵却月於外有變仍分兩

哨一守一女其號令約束前後左右大小將士各

司其局特八門中軍專設守警權命悉由中將以制

治焉其所以謂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

者豈兵家策應而有常形哉如八面有警則八面正
兵為正遊兵為奇如四面正向有警則出四面正兵
夾擊豈非奇乎如四警有警則出四正兵夾擊豈非
以謂正亦以為奇乎是以活物隨形應變以勢非知
道者其能然哉終於六十四卦也

八將為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為大

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每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加遊兵一萬五百六十人

共有三十萬九千七百六十人以前隊出攻前隊留

宗南一將變入陣東西四隅各變入陣遊兵一依中

成分列隨機應變號令約束前後左右大將士各司

其局特八門中軍專設守警權命悉由大將以裁成

馬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

層駐劄而為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

為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為大將其

制陣以為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六華陣起於李

靖外六軍一曰前鋒一曰後軍一曰左虞候一曰右

虞候一曰左廂軍一曰右廂軍環而圍之象六出華

中軍為奇外六軍為正內分三道其陷落鈎連曲折

相對與入陣者同但入陣者方陣也六華陣者圓陣

也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布八陣外面用一百二

十步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八人每面用六百步

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八人每面用一千二

百步此言一面開方所用地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

隊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隊相離一百七十二步此

四方相離步數內餘步數加中軍而為閏也小成小將居之

大成大將居之是謂握奇之說也或本握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後地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衝各二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衝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衝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

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本隊旗上布列下營不得錯亂聞中軍舉號每陣皆間隊一二正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隊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八陣爲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三陣又開隊每陣出七

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隊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

直衝南前一面之法如遇左右後有警亦依前例定號以次壘衝則不雜亂而行陣始整

矣

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闔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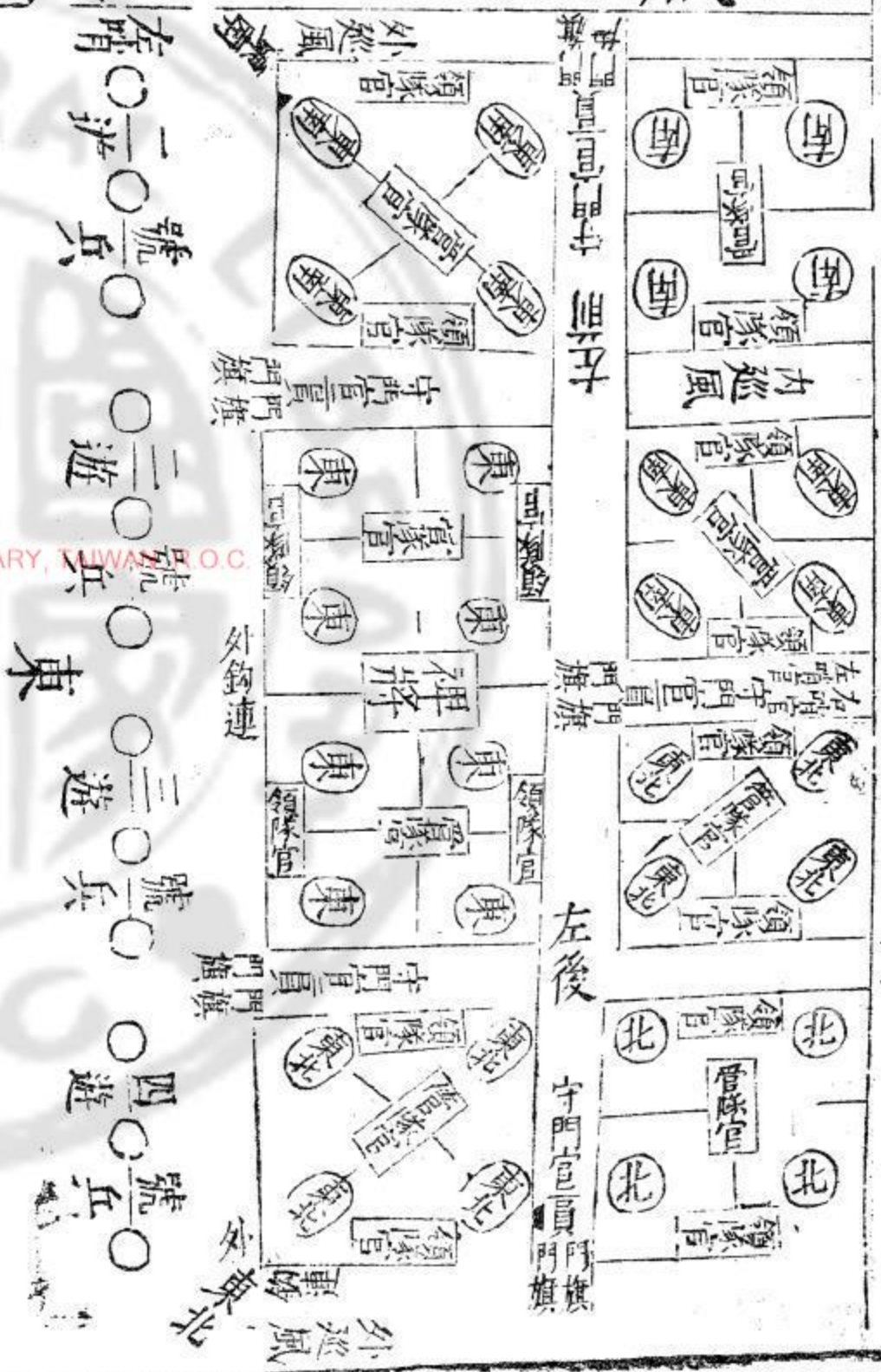
遊兵也。下營之時，十二陣為一層，共為二層，以後遣哨十二陣，如變天覆陣，一號却月，二號擊伏，地載陣，因號却月，三號擊伏，餘陣詳具分撥圖兩哨項下，亦量隊內兵士眾寡全隊間隊分變守攻，惟勁練勇悍者可充選鋒，其實乃奇兵也。

總 衝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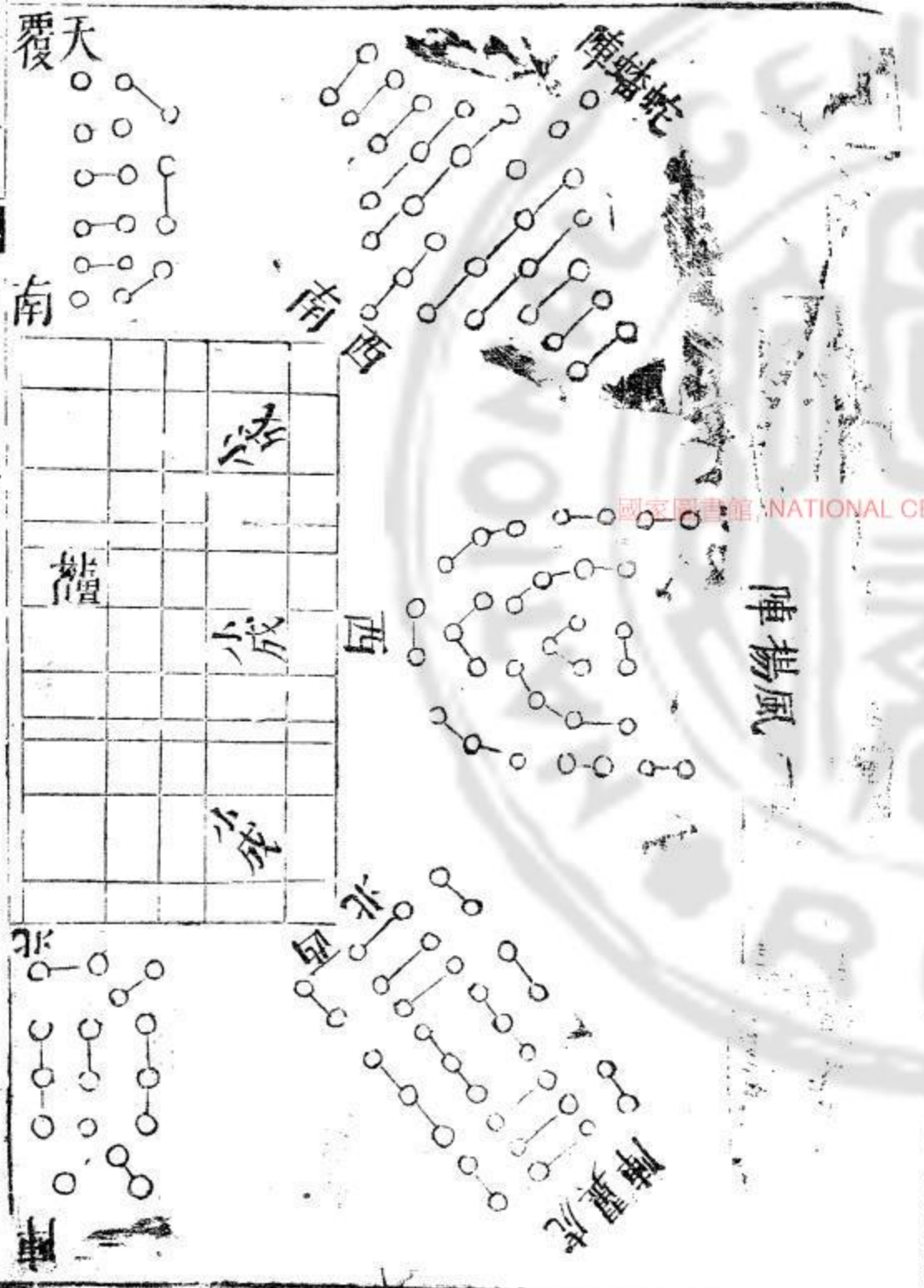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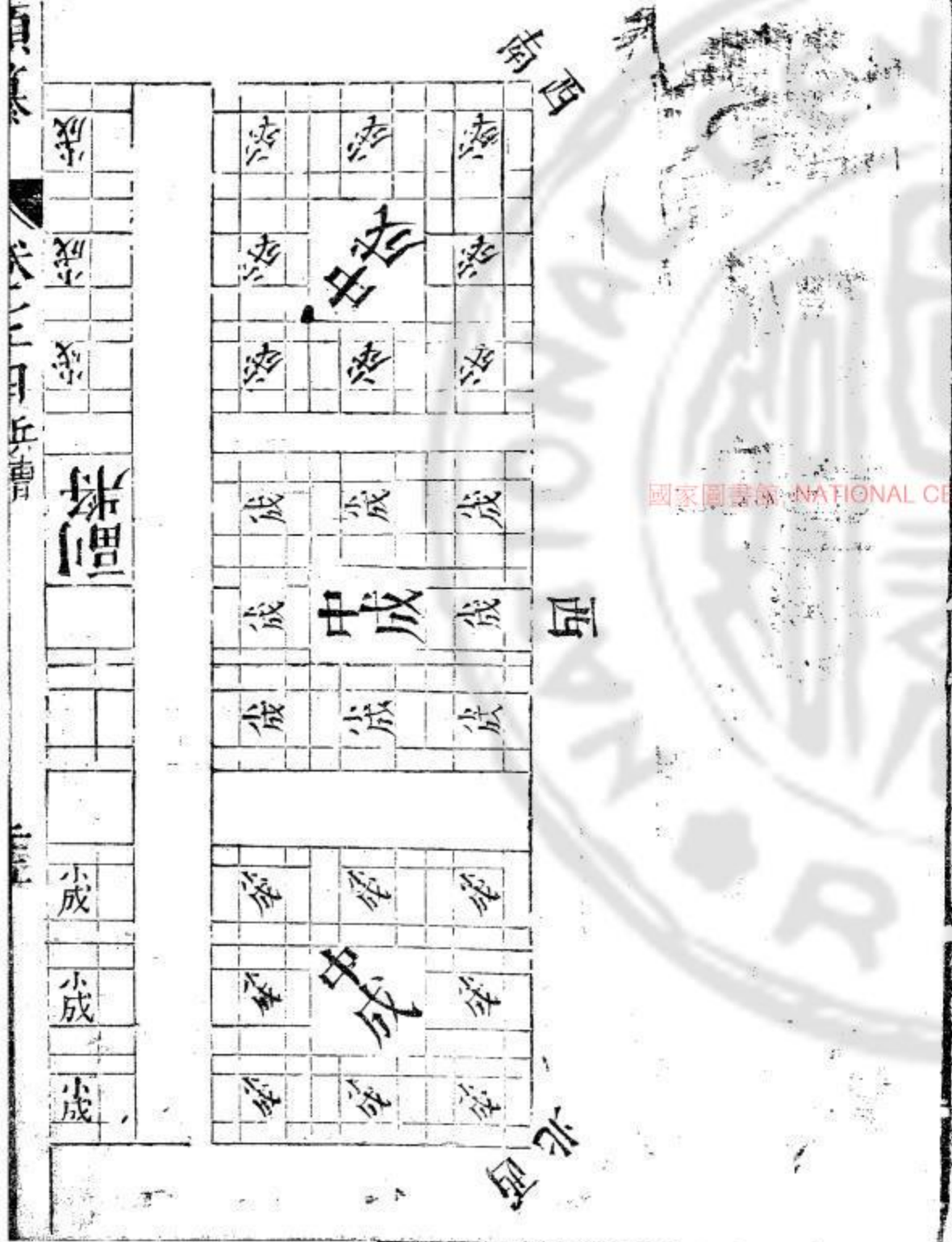
成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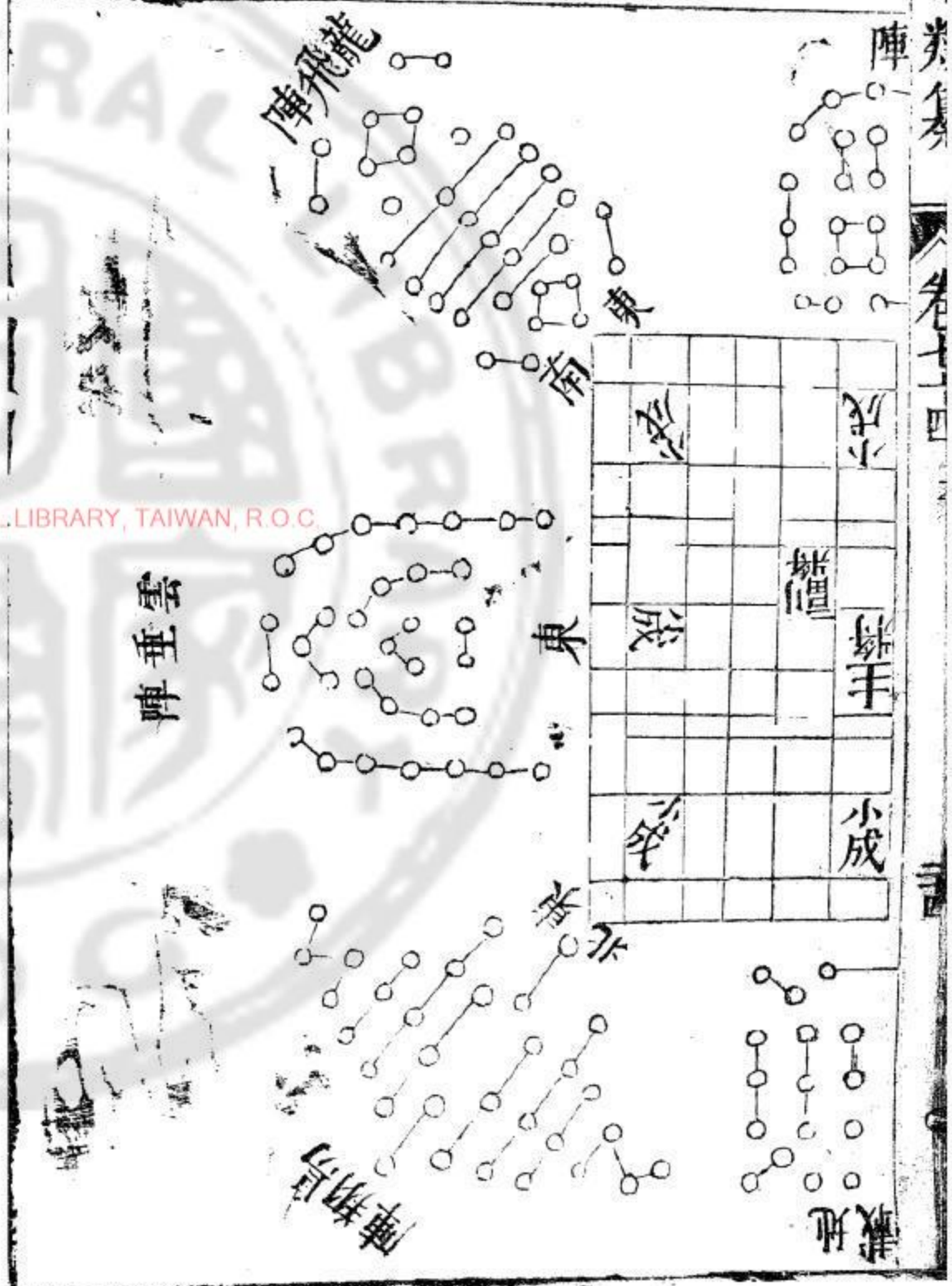
八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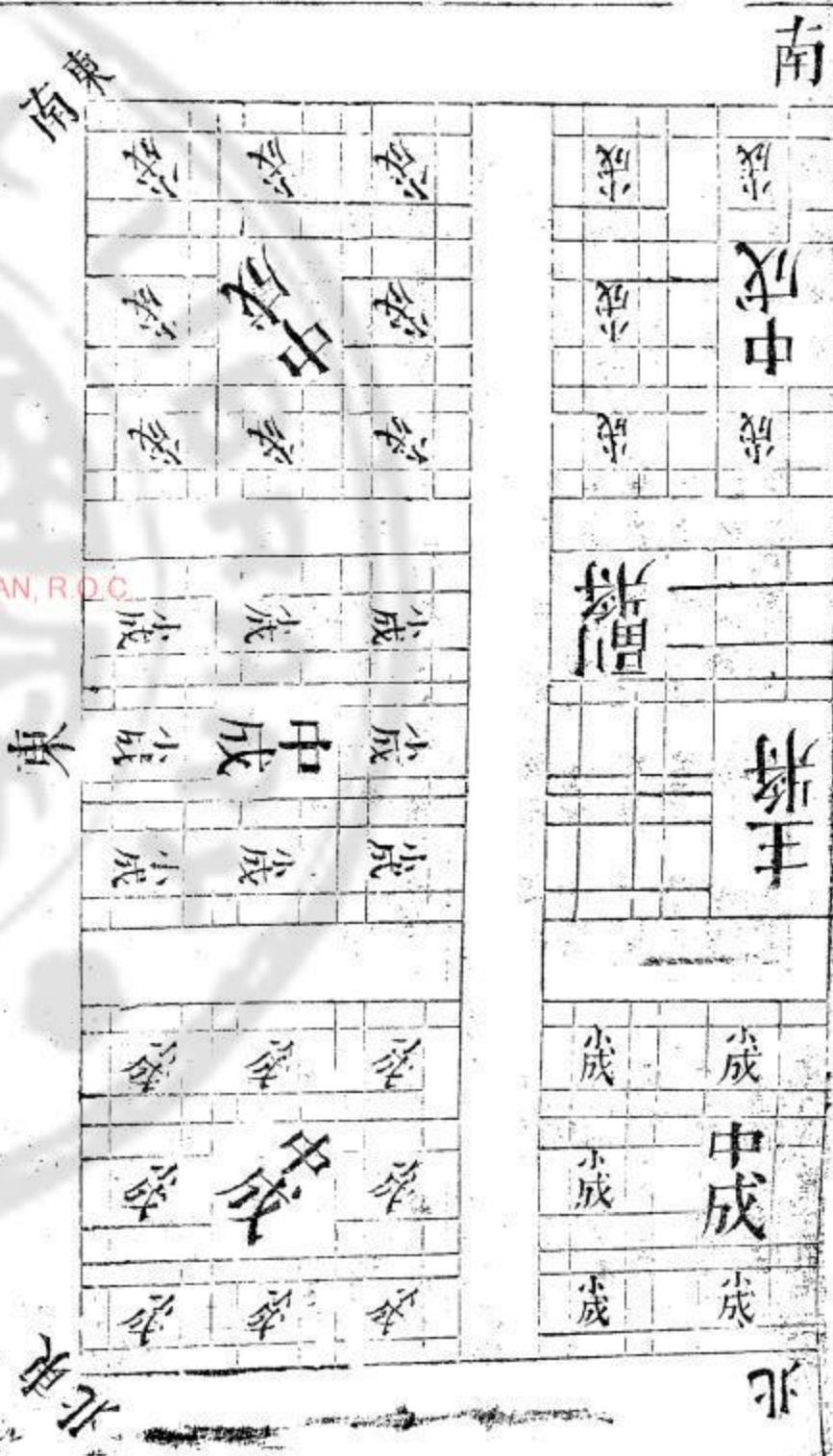
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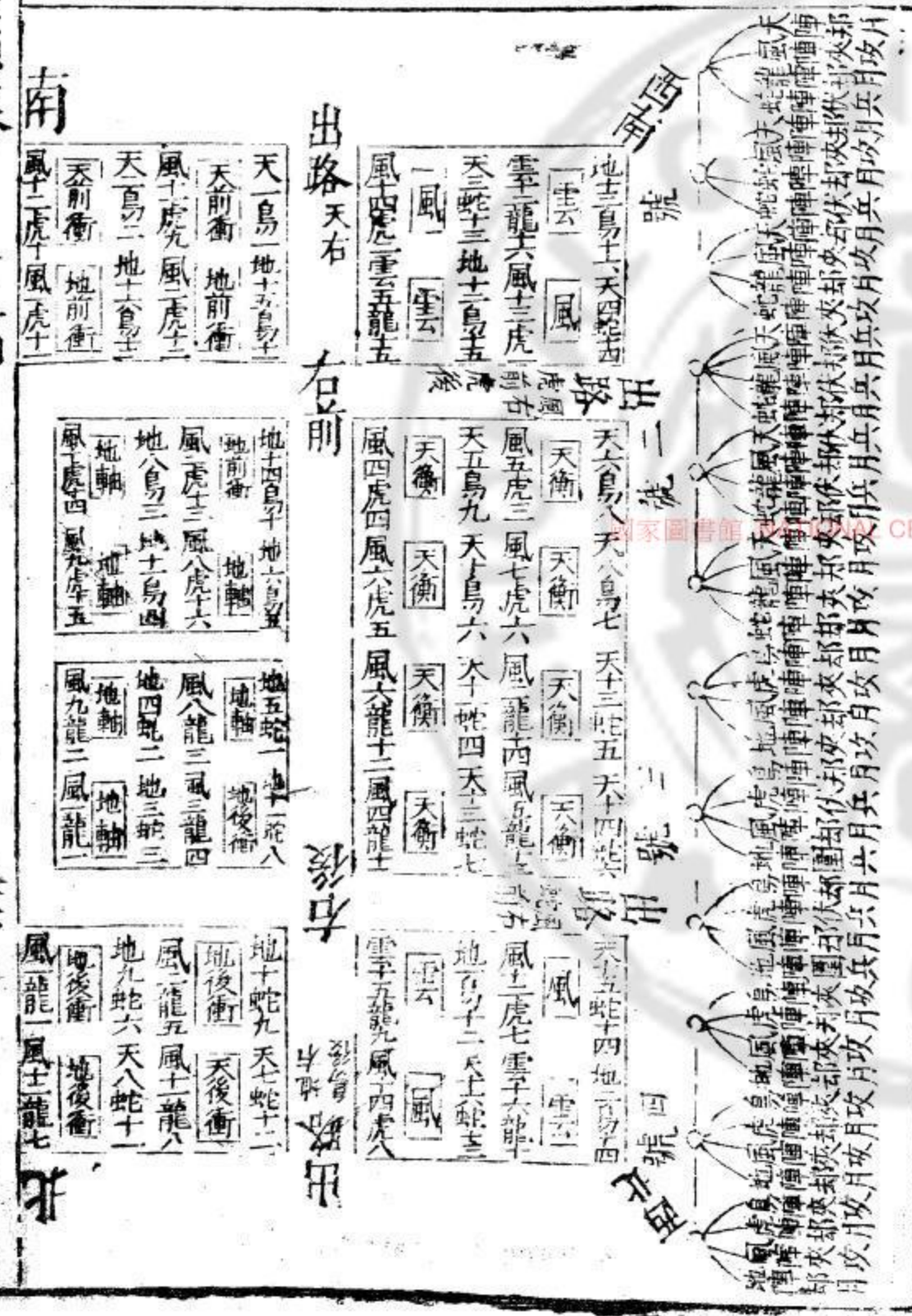
成之圖



成之圖



八陣分



天覆陣

內外之分爲一變



地載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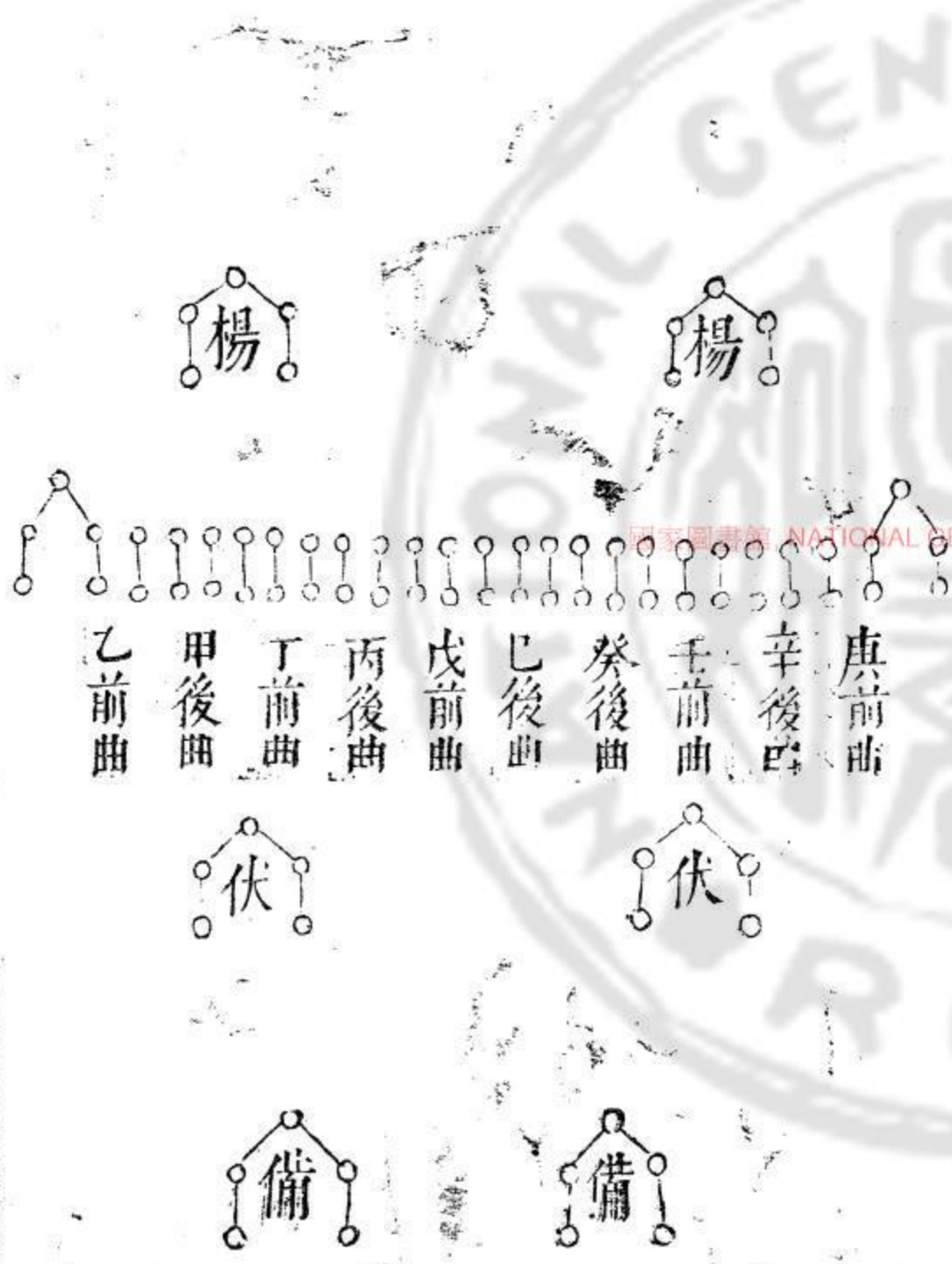


又左右之分爲第三變曰風揚陣曰雲垂陣前
 後之分爲第三變曰龍飛陣曰虎翼陣四隅之
 外爲陣四變曰烏游陣蛇蟠陣俱不必畫圖載
 此以見其例耳

右人陣敵法急則直衝緩則從門排擊乃一面應敵之例桓溫所謂擊首則尾應是也若夫擊尾則撥在首各隊如例編號更相疊攻所謂擊尾則首應是也至於擊腹而撥首尾各隊如例編號左右合圍三面掩擊所謂擊中則首尾皆應是也所以兵貴神速變貴風生是以謂之率然者速然也欲其應之速然而有氣也故應速而不亂接敵而不敗至若設伏據險圍合追龍夾攻衝擊引翼遊兵乃因形制利隨勢審機故應兵爲正則夾擊圍伏爲奇夾擊圍伏爲正則應兵爲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固非廢陣以失律亦發通貫可以行師矣

無泥陣以滯形爲將者誠能習演精明應變開闔互

常山蛇陣又圖



常山蛇陣



八編頁集

卷之十四

兵部

三

八編頁集

卷之十四

三

右以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居中前後左右等
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以飽待
饑其揚奇備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
居以應權也六鼓舉龍旗則爲常山矣

古今以來臨戎對敵每作四面陣周回受敵以爲必
勝儻若選鋒而擊之其陣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
亦或作長陣或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之
破一處卽敗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
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畫成定制各立陣名部
曲分鬪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旣就諸

戰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然以中
軍爲中黃陣次有若前衝行衝左突右擊白雲青蛇
大赤大黑推克決勝先鋒破敵以二除中黃之外餘

十二陣以應十二辰

李靖陣法

太黑子

大赤午

破敵丑

左突寅

青蛇卯

摧克辰

前衝巳

先鋒未

左擊申

白雲酉

決勝戌

後衝亥

右圖書編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四

兵曹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五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邊防

應京舊司馬屬，又職備兵，嘗蒿目憂焉。會理官華鉦、孝廉梁斗輝相聚福堂，分著海防邊防二議，詳哉其言之，可藉手爲封疆指南矣。

梁斗輝邊防議云：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故都設北平都司。文皇帝因奠鼎爲今都，辰山負海固擬於嶠函，本太行雁門諸山寨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

東折玉帶神嶺若抱若拱。九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隸昌平。密邇薊州。薊昌俱畿內要地。故未稱鎮。薊之稱鎮自庚戌。昌之稱鎮自庚申。皆嘉靖中虜警時所建置者也。國初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宣東西並峙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險隘爲內邊。永樂間以兀良哈扈靖難功。畀以大寧。白雲紅螺地。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遼。至白雲山。爲大寧。號三衛。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興營諸衛於畿甸。循居庸。七。勿。瀋陽。盧龍。當山海之

際。古渝關也。控遏遼東。爲遼鎮。遼東孤懸千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路內。通前代。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衛。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郊。而宣府大同。握重兵鎮焉。宣府漢上谷。大同漢雲中也。國初設衛開平。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要地。後大寧。昇虜。興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徙鎮獨石。宣府稱重鎮云。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艸。虜患特

金。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守口皆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間道騎行可一人卽元札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大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而雁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卽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也在河北正統間

失東勝退守黃河後以虜入套內又棄河守牆成化中徙鎮榆林堡地險兵強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聯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入套河東三百里皆設備。邈年修治。牆塹正德及嘉靖年間增築內外邊而清水興武花馬池各營尤稱要害。固原在寧夏南前套虜未熾獨靖虜一面備胡。平固安會之區號爲無事自火篩入寇後遂當虜衝始卽州治爲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衛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隸之東顧榆林西顧甘肅與寧夏相爲唇齒。近又於本鎮迤西增鎮臨洮。專制西陲半壁。隸以蘭河洮岷階文而表裏聲援不至長筮難及矣。其台賀蘭山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以斷匈奴右臂者也。洪武五年下河西棄燉煌畫嘉峪關爲限。由莊浪迤南三百餘里爲湟中地。今置西寧衛。由涼州迤北二百餘里爲姑藏地。今置鎮番衛。又設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蘭州衛於金城。全鎮之地幾二千里。列鎮河外。薄于西。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西遮西域。南蔽羌

戎。北捍胡虜。尤稱孤懸。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徼者也。九邊形勢大略可見於此矣。每邊各繚以城堡。限以垣墻。足以兵食。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薊鎮城堡二百八十五座。空心敵臺一千二百四十座。昌平城堡二十八座。空心敵臺守邊墩臺約三百餘座。萬曆初增築灤河以東居庸以西及松棚諸路臺二百座。曹家寨將軍臺地跨山橫築內城守以七臺。遼東城堡二百七十九座。空心敵臺邊腹敵臺墩臺二千八百餘座。隆慶間置造各城堡四面懸樓十數座。萬曆初造空心敵

臺兩臺之間磚與亂石爲牆臺牆相連以便固守改建定邊右衛於鳳凰鎮移衛治倉學于寬奠堡保定邊城一百三十一座城堡十六座空心敵臺舊敵臺共一千餘座嘉靖間倒馬龍泉故關等處增置敵臺使烽火相望萬曆初馬水口紫荆倒馬等關建空心敵臺三百五十六座宣府嘉靖中令自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幾七百里創修石牆添設墩臺又自四海冶迤南渤海所迤北建墩防守隆慶間宣大挑修邊壕蓋造營房砌獨石馬營二城又北路龍門所自盤道墩起迤靖胡堡大衙口座建設外邊一道益以墩臺東北二路有逕道互相應援且拓地百里以資屯牧見存城堡七十一座大同城堡六十四座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嘉靖中於邊牆衝口等處添設空心磚臺三百座山西三關惟偏老沿邊地方自蕨萊茆起至老牛灣止邊城一百一里有竒添設磚包空心樓實心樓各十五座敵臺二百一十六座見存城堡墩臺監口空心敵臺三千七百一十處延緩邊牆六百七十一里墩臺墩院塞城共九十九座石砌土築大川河口水洞連臺石券關門溝口水

八續卷第... 卷... 五
澗水口水眼連絡布置又於延綏榆林神木定邊四道築空心敵臺見存城垣六十二座民寨堡城塞城共二百座寧夏城堡九十四座關城六座敵臺墩臺五百餘座關隘三十三處固原城堡八十五座戰敵等臺八百二十座護城堡墩敵角臺四千九百餘座甘肅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關隘一百四處各鎮原額官軍共八十六萬五千二百一十七員名馬三十九萬七十八匹其見在者薊州官軍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員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密雲官軍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一萬三千一百二十四匹永

平官軍九千九百四十員名馬一萬五千八十四匹昌平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名馬五千六百二十五匹遼東官軍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馬四萬三千八百七十五匹保定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員名馬四千七百九十一匹宣府官軍七萬九千三百餘員名馬三萬三千二百餘匹大同官軍八萬三千八百餘員名馬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四匹山西官軍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一匹延綏官軍五萬一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一匹寧夏官軍三萬七千八百三十

八續類纂 卷七十五
七員名馬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匹固原官軍五萬
五千二百餘員名馬三萬一百六十餘匹甘肅官軍
四萬七千五百一十二員名馬二萬二千三百七十
五匹官軍之外有募調兵或募土著或募民兵或各
將領自募家丁保定有達軍達軍者內附夷人以其
生齒日繁驕悍成風又有無籍竄籍躑躅差冒糧之徒
一體練操聽調者也甘肅有土軍土軍者出自莊浪
以其族類日多土官不能制務嚴加訓練就我約束
也薊遼保宣大山西有車營兵車營兵者始于李賢
于謙倣衛青武剛車制馬隆偏廂車制內藏軍馬糧

草輜重給火器以防禦也又有入衛兵入衛兵者因
嘉靖間虜犯京輔徵各鎮精兵入衛薊鎮今沿革不
一矣有班軍班軍者大寧山東河南都司每衛分春
秋二班上邊防戍也總之主客兵不下百萬糧芻費
亦不貲有京運民運屯糧漕糧鹽課馬草謹按萬曆
二十九年歲報 御覽冊薊州主客兵歲額銀五十
九萬九千五百一十一兩八錢五分 主兵京運銀二
十三萬一千八
百一十九兩七分漕糧改折及民運等銀共二萬九
千三十八兩 客兵京運銀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五
十二兩二錢鹽引銀二萬三百七十二兩二分屯
運馬價還官等銀共一十五萬八百三十四兩四分
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三十三萬四百一十五兩九錢

一分

主兵京運銀一十二萬七千三百一十三兩四錢三分民運等銀共七萬三千一百八十七兩

九錢二分

客兵京運銀五萬七千四百三十六兩三錢三分民屯等銀七萬二千四百七十八兩二錢

密雲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分

七兩五錢三分

主客京運銀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兩四錢九分民屯等銀共一十

萬九千九百四十六兩六錢八分客兵京運銀二

十四萬二千五百九十九兩五錢八分支剩還官等銀四

萬四千一百六十五兩七錢八分 昌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一十九萬

四千七百四十九兩四錢七分

京運銀一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四兩六錢民屯等銀八萬三千八百八十四兩八錢七分 易州鎮主客兵歲額銀二十

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九分 主兵京運銀一十

一兩七錢民屯銀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四兩一錢

九分零各兵銀原額五萬九千兩近因題免防秋萬

曆二十六年分發京 主兵糧一萬四百八十四石九

斗一升料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九升并陘

鎮主客兵歲額銀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一兩一

錢五分 主兵京運銀五萬五千五百三兩八錢六分

民屯銀五萬八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九分 客兵京運銀三

主兵糧三萬一千一十五石三斗

三升料二十四石五斗五升宣府鎮主客兵歲額銀

九十二萬四千一錢一分 主兵京運銀二十六萬九

千六百四十八兩六錢一分 客兵京運銀一十八

萬一 主兵糧二萬六千四十石一斗三升料二萬五

千四百四十六石二斗草三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

四東大同鎮主客兵歲額銀九十二萬四千一錢一

分主兵京運銀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八兩民運銀四十五萬六千七百一十三兩五錢屯運一萬

六千六百四十八兩六錢一分客兵京運銀一十八萬一千兩主兵糧二萬六千四

十石一斗三升料二萬五千四百四十六石二斗草

三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四東山西鎮主客兵歲額

銀五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兩九錢八分主兵京運銀一十三

萬二千二百兩民運銀三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四兩五錢五分屯運銀一千三十兩四錢三分客兵京

運銀七萬三千兩主兵糧五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八斗九

升料三萬三千二百四石六斗二升草九萬五千八

十六東遼東鎮主客兵歲額銀六十八萬五千四百

五十八兩一錢二分主兵糧一十七萬一千三百八

十四石七斗料一十六萬三百八十八石六升該鎮歲額

每年流動不一且冊內不開京運民屯數此係萬曆二十八年御覽冊總數

延綏鎮主

客兵歲額銀七十四萬七千二十一兩八錢主兵京

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兩八錢七分民運銀二十

一萬五千九百六兩四錢三分鹽引銀六萬七千六

百二十五兩五錢客兵京運銀二萬二主兵糧九

百五十兩鹽引銀二萬九千七百五十兩萬二千四百二十石六斗八升料四萬二千八百二

十九石五斗二升草四萬五千四十東寧夏鎮主客

兵歲額銀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錢六分

主兵京運銀七萬七千五百六錢八分民運一十萬八千七百一十六兩一錢屯運銀一千九百八十三

兩五錢六分鹽引銀七萬四千五百三十六兩二分客兵京運銀二萬兩鹽引銀二萬九千兩主

兵糧五萬一千五百二石三斗料九萬八千三百九

十一石七斗六升草一百七十一萬七千六百八十

八束甘肅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四

十兩一錢主兵京運銀一十七萬七千五百八十八兩五錢三分民運銀二十九萬五千一百一兩五

錢六分鹽引六萬六千一百五十兩客兵京運銀二萬兩鹽引銀三萬六千兩主兵糧二

十一萬二千二百七石五斗九升草一百六十八萬

三千一百九十六束固原鎮主客兵歲額銀四十八

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兩三錢七分主兵京運銀一十八萬八百三十八

兩二錢八分民運銀二十七萬七千三百九十三兩五錢三分屯運銀二千六百四十八兩九錢四分

客兵京運銀七千三百五十八兩六錢鹽引銀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九兩主兵糧二十六

萬六千七百二石六斗一升料一千四石四斗草一

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八束各鎮武臣有鎮守有分

守協守又有提調巡視備禦領班等官皆因事設職

焉薊鎮鎮守總兵一駐三屯營協守副總兵三東路一員 駐建昌萬

曆二十二年題准終駐臺頭營居四路之中管理燕

河營臺頭營石門寨山海關皆極衝西路一員駐石

匣營管理牆子嶺曹家寨古北口石塘路皆極衝中

路一員駐三屯營帶管馬蘭谷喜峯口大平寨松棚

皆極衝分守叅將十一通州山海關石門寨燕河營建昌路舊設副總兵因移于臺頭遊擊十

路移叅將駐此以桃林冷口二關屬之太平

一密雲右營振武營石匣營大水峪四員俱總督下遵化左營右營遵化輜重營三員俱順天巡撫下

三屯車前營車後營二員俱
統領南兵遊擊三 中路

松東路駐建昌 領班遊擊將軍七 統領天津寧山通

西路駐石匣 德州審陽秋班防邊以上七員原俱大寧都司 中軍

萬曆中改遊擊領班回口各駐本衛所操練 總督中軍副將駐密雲巡撫中軍以 守備二十一

義院口原提調萬曆二十年改守備界嶺口桃花口

冷口關原俱提調今改守備永平城舊設擦崖子嶺

今改設李家谷萬曆四年設羅文谷大安口近改設

寬佃谷亦近改設黃牛口關將軍石關口薊州城遵化

城三屯營俱舊設黑谷關萬曆元年設潮河川大

水谷白馬關俱今改設密雲城張家灣俱舊設 把

總一密雲 提調九 吉家莊口關司馬臺黃土嶺關大

口關洪山口 昌平鎮守總兵一 駐昌平城聽總督

關鎮虜關 帶參遊守備西自 分守叅將

軍城黃花鎮居庸關一帶參遊守備西自 分守叅將

城東至渤海所各關隘俱屬統領

三 居庸關一員所屬石峽峪灰嶺口八達營三守備

極衝萬曆十九年題革石峽峪守備所有兵馬併

入八達嶺黃花鎮一員所屬慕田峪黃花鎮二守備

極衝鎮邊城一員所屬鎮邊城白羊口二守備極衝

遊擊四 總兵標下左騎營右 守備十一 鞏華城天壽

柔黃花鎮灰嶺口白羊口鎮 遼東鎮守征虜前將軍

邊城石峽谷八達嶺慕田峪 協守副總兵一 原海州

總兵一 駐河東遼陽適中地 協守副總兵一 原海州

寬奠潘陽等處駐劄本城所轄遊擊守備 分守叅將

共二十三員開原海蓋有警徑自策應

五 開原一員防冬駐劄中固兼防南北兼管馬市無

事仍駐開原極衝錦義一員駐劄義州極衝海蓋

一員駐劄海州次衝專管海蓋地方并東昌東勝二

堡寧遠一員駐劄本城寬奠一員近或加副總兵銜

分守鎮東一 遊擊十二 廣寧城左營一員右營一員

堡防守鎮武堡一員正安堡一員廣寧右屯一員錦

州一員鐵嶺一員中右所一員中左所一員中後所

八編頁頁

兵曹

兵曹

兵曹

兵曹

一員鎮江 守備五 城鎮靜堡清州城金州 坐營廣寧中軍

一備禦二十三 堡海州城蓋州城清陽堡岫岩堡平虜

路城鎮西堡中固城開原城兼管馬市蒲河城撫順

城大凌河堡杏山堡西平堡長勇堡長安堡二堡當

虜衝中前所慶 保定鎮守總兵一 春秋兩防移駐

雲堡義州城 以備入援 分守叅將四 關紫荆一員總領浮圖峪倒馬

茨溝地方所屬龍泉關把總馬水口一員所屬 遊擊

沿河口守備倒馬關一員所屬 揀箭嶺守備 遊擊

六府城○井大二道兵○保定車營統領巡撫標

下馬兵○真定車營統領總兵 坐營中軍一 總兵守

標下馬兵○保定巡撫標營 把總七 烏龍溝浮圖峪

備七 德州河間真定浮圖峪 把總七 龍泉關固關狼

不口大龍 忠順官二 舊達官今改忠順一在保定州等衛 宣府

鎮守鎮朔將軍總兵一 協守副總兵一 寧城 分守叅

將八 上北路一員駐獨石城極衝所屬獨石城馬營

員駐龍門所極衝所屬龍門所屬龍門城滴水崖三守

備東路一員駐四海冶次衝所屬靖胡堡四海冶堡

保安新舊二城懷來城延慶城六守備上西路一員

駐萬全右衛極衝所屬萬全右衛左衛城張家口堡

新開口堡新河口堡膳房堡六守備南路一員駐順

聖川西城次衝所屬順聖川西城東城深井堡蔚州

城廣昌城五守備中路一員駐葛峪堡次衝所屬葛

峪堡一守備下西路一員駐柴溝堡極衝所屬柴溝

堡懷安城西陽河堡洗馬林堡四守備提調山一員

駐劉柳溝口極衝所屬岔道城守備撫募兵三千防

山 遊擊三 舊遊兵新遊兵二員每年輪流一員入

城 坐營中軍二 兼撫夷事務總兵下 守備三十一

巡撫下獨石城馬營堡赤城堡蔚州堡龍門衛龍門

所雲川堡長安嶺堡滴水崖萬全左衛萬全右衛張

八 偏領 兵曹

家口堡懷安城柴溝堂新開口堡西陽河堡新河口
堡洗馬林堡保安新堡保安舊堡懷來城四海冶順
聖東城順聖西城葛峪堡膳房堡
靖虜堡全道城深井堡廣昌城
大同鎮守征西將

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 駐劄左衛城
分守叅將十 東路一員

駐劄天城城極衝所屬聚落城陽和城天城城靖虜
堡瓦窯堡守口堡六守備非東路一員駐劄得勝堡
極衝所屬鎮羌堡弘賜堡鎮川堡鎮邊堡鎮虜堡鎮
河堡六守備中路一員駐劄右衛城極衝所屬左衛
城右衛城鐵山堡殺胡堡牛心堡五守備威遠城一
員駐劄威遠城極衝所屬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一
備西路一員駐劄平虜堡極衝所屬平虜城迎恩堡
二守備北西路一員駐劄助馬堡極衝所屬助馬堡
拒門堡拒牆堡決虜堡威虜堡寧虜堡六守備井坪
城一員駐劄朔州城極衝所屬井坪城朔州城乃河
堡馬邑城應州城懷遠城六守備新平堡一員駐本
堡極衝所屬新平堡保平堡平遠堡三守備總督標
下左掖一員右掖一員今分
遊擊二 總督標下右
掖左掖叅將右掖兵馬遊擊
入

衛遊擊四 每年輪流二員入
坐營中軍二 總督標下

守備四十一 右衛城應州城陽和城平虜城左衛城
靈丘城渾源城二員不屬叅將懷仁城弘賜堡鎮川

堡鎮邊堡鎮虜堡鎮恩堡鎮卷堡助馬堡新平堡靖虜堡
胡堡威遠堡胡堡迎恩堡鎮卷堡助馬堡新平堡靖虜堡
牛心堡瓦窯口堡平遠堡保平堡威平堡乃河堡威
遠堡守口堡聚落堡高山
山西鎮守總兵一 駐劄寧
堡拒門堡拒牆堡鐵山堡
協守副總兵一 專駐偏頭關選奇兵
防冬移駐偏關

分守叅將六 中路代州等處左叅將次衝所屬
營堡

所屬偏頭關水泉營二守備太原等處左叅將次衝
所屬奇嵐石隰二守備盤道梁一操守中路利民堡
右叅將極衝駐劄莪麥州所屬利民堡寧武關老營
堡神池堡八角堡草垛山堡六守備河曲縣叅將極衝
衝駐劄夾溝營所屬河曲縣守備北樓口叅將極衝

所屬平刑關北樓口二守備所管地方東偏頭關遊

擊一寧武關坐營中軍一以都指揮守備十五總兵

一員撫夷一員偏頭關利民堡寧武堡老營堡神池

州草塚山堡操守一盤道梁口延綏鎮鎮守鎮西將

軍總兵一城駐鎮協守定邊右副總兵一提調大牆及

屬參將守分守參將七孤山一員極衝所屬黃甫川

備共四員衛極衝所屬大柏油堡一守備高家堡一員極

衝原守備今改參將西路一員駐舊安邊營極衝中

路一員駐鎮靖堡極衝所屬靖邊營守備清平一員

極衝舊遊擊萬曆四年改保寧一員極衝所屬懷遠

波羅二守備分守魚河歸德波羅遊擊二左營右營

入衛遊擊二一駐鎮城每年輪流守備十一榆林堡寧

營黃甫川大柏油堡羅井堡波羅鎮城坐營中軍二

堡雙山堡清水堡懷遠堡柳樹澗

巡撫標下寧夏鎮守征西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

一俱駐劄分守參將四東路右參將駐花馬池極衝

衝靈川左參將次衝每年河開後移駐清水營防守

河凍往來靈州通防橫城至秦灊沿河一帶地方非

路平虜城遊擊四鎮城與武營玉泉營廣武營此守

參將極衝遊擊四員舊操守萬曆九年改遊擊

備六撫夷一員安定堡清水堡坐營中軍二巡撫下

兵管理鎮城都司一管理水利屯田都司一甘肅鎮

守平羌將軍總兵一駐劄協守甘州左副總兵一鎮

城分守六涼州右副總兵極衝莊浪左參將極衝所

屬紅子城鎮羌二守備肅州右參將極衝

永昌參將極衝西寧參遊擊五莊浪一員統領西寧

將次衝鎮番參將極衝

八編類纂

屯駐兼管西南二州通海路口高臺一員鎮夷一員坐營中軍一

員總兵標下以都指揮體守備十一洪水堡山丹衛紅

堡平川堡嘉峪關古浪領班備禦都司二甘州頭班

巴暖三川北川鎮夷陝西鎮守總兵一固

舊四員近二員上班聽候分布陝西鎮守總兵一固

甘涼地方下班駐臨洮鞏昌陝西鎮守總兵一固

原臨洮鎮守總兵一萬曆二十二年題設協守臨洮階文副總

兵一分守五河州參將極衝臨洮河州二衛官軍悉

禦虜巡捕礦賊清虜參將極衝陝西參將次衝階文

西固參將極衝所屬西固文縣二守備并西固階州

文縣三遊擊四固原東路一員駐紅德城應援東路

千戶所乾溝乾湖花馬池等處固原西路一

員駐西安州應援西路蘭靖莊浪等處總中軍一總

督下左營一員駐固原總兵下右營一員

下副守備十一環慶西固文縣漢中岷州景占城永

總兵安堡舊洮州堡龍溝堡蔡旗堡黨家

堡坐營官一總兵標下萬曆四年設河東備禦都司一國初兵

事專任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文臣重者曰總督次

曰巡撫或提督又有兵備薊遼保定一總督三巡撫

總督駐密雲城近加經畧倭衝薊州巡撫一員駐遵

化城保定巡撫一員兼提督紫荆等關遼東巡撫一

員贊理軍務而薊昌永平密雲霸州天津紫荆井陘

大名寧前遼海東寧開原金復海蓋或以兵備兼副

叅或以苑卿兼兵備聽節制焉宣大山西亦一總督

三巡撫總督駐陽和城宣府巡撫一員大同巡撫一

員俱贊理軍務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

地方而北口懷隆冀北陽和大同左衛冀寧雁平岢

嵐河東潞安寧武或以分巡兼屯田或以兵備督叅

遊聽節制焉陝西三邊總督一延綏寧夏甘肅固原

巡撫各一俱贊理軍務若靖邊神木榆林河西靜寧隆德

固原鎮原洮岷延安臨鞏鞏昌靖虜西寧莊浪西安

涇邠商洛潼關漢羌其號為兵備者或以本官兼屯

鹽理互市或以兼官總衛所撫番夷其皆分委任而

責成功乎其世居我迤北者故元裔也元自崇禮侯

潛居應昌不數傳被弑者五維時瓦剌稱強小王子

之勢又寢盛小王子之子反顏罕者襲小王子而世

其號生子男十一咸勇悍善戰其第三子阿著原名賽那

郎一名酒亦稱小王子生子七長麥力艮吉囊次俺

阿刺罕布台吉四老把都台吉五那林台吉

六我把汗點刺台吉七那竹台吉其住牧河套者

吉囊也俺答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葫蘆海子

者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也老把都台吉則住獨石

後三間房那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

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索兒大者我把汗點刺台

吉也麥力艮吉囊生子九長那言大兒吉能次狼台

吉五反成喇兒台吉六克鄧威正台吉七哥俺答亦

生子九長興都克隆哈即黃台吉次不彥台吉三鐵

台吉七不他失禮黃八沙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生

子一日兀慎阿老把都台吉生子五長擺三忽兒威

害兔台吉編頁集 卷之五 兵部

都兒二崑都崙及正台吉三合不慎台吉四矮兒克
兀打兒汗台吉即滿五素五七慶朝庫兒台吉即滿
五大妻麥那林台吉生子三長都臘兒台吉次丙兔
兒汗台吉三打兒汗台
速比妓

吉我把漢點刺台吉生子三長恩兒跌兒反成台吉
二也辛跌兒台吉三啞

速火落赤把虜所轄部落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

曰把都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凡有眾五萬者大

營卜赤亦克漢也曰岡留曰罕哈曰爾填則所謂東

三部也其酋曰滿會王有營三蓋屬岡留部者也其

酋猛可不即亦有營三則屬罕哈部其爾填部所屬

營一首長所謂可都留者也東三部部眾可六萬人

少漠東偏與朶顏鄰彼藉之為嚮導此倚之為重

援曰應紹不曰阿爾禿斯曰滿官嗔所謂西三部也

應紹不營凡十近皆分散無幾惟哈刺慎一營僅存

先是十營皆屬亦不刺後亦不刺叛虜遁西海上故

此輩無所著名散去其阿兒禿斯部有營七故亦屬

亦不刺眾凡七萬人後屬吉囊吉囊合為營四曰啞

合廝曰偶甚曰八哈思納曰打郎則附吉囊所住牧

河套者也曰多田土悶曰畏吾兒曰兀世曰叭要曰

兀魯曰土吉刺眾四萬人故屬火篩火篩敗後屬俺

答住牧豐州又有哈刺慎部及哈速部者則所謂南

二部也其酋長把答罕柰者為營一眾可三萬人則

八續類纂 卷七十五
屬哈刺慎部屬哈速部者營亦一其酋長則曰失刺
台吉有衆二萬住牧宣大邊外者也別有兀良罕營
一故小王子北部因隙叛去至今彼此相攻殺又西
有瓦剌衆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讐日相關格以上
蓋北胡生長部落大畧也阿着子六人惟吉囊俺答
最强吉囊據河西之饒長子姓俺答擁控弦十餘萬
多精銳子興克都隆哈偏臂善用兵以故數弄兵塞
上又有三衛降胡爲間嘉靖中虜患無歲無之我是
以征討不停調兵入衛無虛日矣隆慶四年虜酋把
漢那吉叩關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

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克哈屯實鞠之及長頗佞巧
故獨鍾愛已有婦二又聘兀慎家取兔捨金的之女
爲三會俺答有外孫即所謂三娘子者甚艷色許聘
襖兒都司俺答通焉強納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俺
答俺答無以解乃奪那吉所聘兀慎女與之那吉忿
恨南走闌入關請降邊吏莫察以爲一胡雛于中國
無繫也總督王崇古念此奇貨可居于是盛館餼輿
馬逢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因持此爲
質索我叛人趙全趙全者世晉人敏警有畧呂老祖
黨也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因與其黨十人

逝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拆俺答懼不敢居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全黨至數千虜每入寇輒先驅偵謀故邊將不能防石州之慘至今寒心當其時朝廷有令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予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會把漢那吉降俺答心私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君少子耶柰何殺其孫俺答益自傷計中國怒虜歲犯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目盡

腫率衆南叩邊索之總督王崇古因巡撫方逢時謀使人謂之曰兵來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乎俺答唯唯因就幕中語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乃詔歸那吉許通貢而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築一城名歸化以居其餘封爵有差時套虜吉能亦乞貢詔授都督同知餘亦給爵秩虜旣受封通貢奉我三尺于是我塞垣東起四海治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刀俺答卒長子興克都隆哈黃台吉嗣封先配五蘭比妓又蒸三娘子納婦一百八口生子一十四襲封四禩卒子摺力艮

即舊繼封有子男五其長子朝兔台吉所生子四長

力克即舍刺繼封有子男五其長子朝兔台吉所生子四長

曰卜石兔黃台吉克炭今傳且三世矣奉貢惟謹

其俗好佛有小佛子者每每教以忠順我中國聞三

娘子統兵亦順命無敢為邊擾今順義王與察罕奴

吉構怨貽邊臣書比朝鮮例借我兵援夫虜性反側

察罕更屬狡猾重兵相持邊鄙震撼且請而許之是

以夷疲我而挑之釁請而不許夷又得以口實我有

掉臂去連和察罕共為我患事不可知則北邊又未

可晏然解甲也其在東北有土蠻建州毛憐女直海

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曩土蠻最强數犯我東塞

今建酋奴兒哈赤素兒哈素兄弟二人故女直部落

據有富饒之地自謂金人遺種近并猛骨哱羅結擒

臣慙小反青為聲援納我逋逃噉我單弱陽為輸款

陰蓄異謀天幸用我華人龔姓者為主謀此人不忘

忠國未敢遽發萬一老死二酋之患恐不在宋女直

下日者仰遲二奴被戮雖已恐懼輸誠補進雙貢然

不可據以為信靖酋近糾眾在廣寧錦又邊外窺瞰

謀犯朝鮮連年防倭遼左震驚泰寧三衛正統土木

之變頗聞為也先嚮導今與北虜婚媾必且互相黨

援邇來朵顏酋長伯牙兒哈爾赤長昂泰寧酋長炒

秃等雖悔罪納款補進五貢然乍臣乍叛誠爲叵測則東三邊又未可帖然察戈也其在秦隴吉囊種類日繁賓兔等分駐大小松山頻年爲梗萬曆戊戌大司馬田樂巡撫甘肅提兵二十萬乘勝搗巢獲級數千聲勢大振松山三百餘里地盡收復卜築戍守年來迫于饑饉惕我兵威悔禍乞款鑽刀說誓進馬互市延寧兩鎮庶稱息肩然苟無善後長策則竊發之奸深屬可虞且土魯番併有哈密志益肆與瓦剌爭雄長嘗至西海劫殺非虜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由此不已唐吐番宋元昊飲馬河西以犯中國不

能保其必無則西三邊又未可安枕而卧也蓋嘗合九邊大勢觀之甘涼榆寧與吉酋隣雖世受我爵賞然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世稱我藩臣然九十九泉之勝一十二哨之衆彼實握焉矧老把都林台吉生齒毳幕環布蟠結是我肩脊之憂也莽刺之有火落赤等憂在洮河海上之有打兒汗虎喇哈赤憂在遼東黃河腦之有丙兔着力兔失喇啞叭大諸酋憂在嘉峪關夫及顏罕一酋耳後嗣蕃衍流今七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衛屬夷併各邊夷番又不知其凡幾矣史車負恩六兇煽虐則

前事之明鑒也

按史直二夷及朵顏種也嘉隆間相繼內附萬曆十八年叛云二一年復歸

六兒三衛夷黠酋長昂炒蠻董忽力及夷婦大小嬖只猛可真號為六兒萬曆辛卯長昂并弟莽金兒伯暈反等入犯石門路之花場往議者曰復大寧復河

套復故遼陽夫自大寧都司內徙遼東折右臂宣府

折左臂聲援隔絕松關潢水勢固在虜龍岡灤河我

失其險近議欲比擬唐受降宋大順而築彼霧靈之

山以為吾守此一策也套內廣饒有鹽池海子葭州

民往多種食其孺地自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

險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

使套中沃壤為虜巢穴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誠復

守東勝因河為固使套地方千里歸我耕牧得屯田

數百萬用省內運亦一計也遼陽故城在三岔河南

北亘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洪武壬子委以

與虜迺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紆遠

遼人每憤憤焉昔我太祖嘗諭遼帥曰滄海之東

遼為首疆誠重之也則今柰何使之淪于虜也無論

叅遊即總兵至倨撫也督撫巡按咸得司彈壓賊至

調度督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或檄當戰檄之守檄

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檄之合力勦捕于

後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而調之西或兵旣西而調之東偶 失利廷議紛紛
救過不贍寢以解體昔馬文升經略哈密黑麻悔罪
余子俊鎮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蒲四就
擒許進領鎮大同瓦剌入貢薛祿佩將印巡邊圍斬
虜奇黃郭登設攪地龍飛天網陷賊朔北今誠得若
人任之無虞虜矣籌邊者當察其耗邊之源然後急
圖實邊之策顧耗之之途亦夥矣有就邊而耗者有
耗于內而實爲邊耗者老家不能受甲而尺籍徒存
則冗食者耗急則召募未列行伍先取安家則虛糜
者耗募置親兵將所畜家丁籍爲勝兵而名額多增

費復幾倍則濫支者耗此皆就邊而耗者也緹騎冗
員而食無功之祿大官冗役而享無勞之奉內監冗
匠而叨餼廩之入凡此皆耗於內而實中于邊者也
說者謂榆林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芻
糧仰給腹裏萬一虜駐魚河糧道險遠城中坐困故
欲于府谷至葭州由黃河而上造舟轉運以濟清水
木瓜孤山等處亦一便計也而復徵本色設立倉場
尤宜汲汲至復登州海運以給河東十四衛蠲新增
牧馬子粒通居庸桑乾陸輓達蘆溝舟運以甦宣府
是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按各邊月餉法曰折色者六

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
又曰本折間支此通例也然春夏而米價騰踊銀一
錢止易粟數升則姑與之折銀秋冬而粟價稍平倉
庾稍積則始與之本色毋乃驅之飢而罷病且死乎
或每歲調入衛以爲常而踐更疲于奔命是自耗也
撫臣假調操以自固而精壯減于擺邊是自弱也慮
兵不足而僉民壯似矣朋戶醵金徒編傭奴於隊伍
又慮兵不足而選保甲似矣臨門按籍祗驅寒單爲
伎士夫兵不練則弱弱則縮胸摧怯任盜之斬關奪
門也而莫可誰何不練則驕驕則至有戕主帥內訌

而不可問雲中之變不數十年延綏挑沙又見告矣
馬端臨有言宋兵之弊劣弱唐兵之弊驕悍乃今兼
之嗚呼柰何其不講于訓練之方也按大司馬楊守
謙云是時京營兵尚精練可用今非昔矣獨有召募
土著訓練于平日庶緩急得其用爾而陳建亦云練
土著蓋土著練則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
讐未有不濟者也昔給事鄭林傷京營陣法無制每
一出征人馬雜沓多致躡死請以軒轅陣法從事邊
牆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嘉峪北抵沙漠紆綵一萬
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緣日久漸壞亭障缺少

蹊隘踈漏夫邊人所以與虜隔者獨有此垣墻其所
以守望相助者獨有此營堡不修則塞下田非塞下
人有也為虜墾也塞下丁不能一日安于塞下也為
虜捕也昔余肅敏于榆林開三十城堡築墻千餘里
榆林人尸而祝之都御史徐廷璋修築寧夏邊墻虜
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楊少傅一清王本兵瓊築花
馬池墻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母兵尚書翟樂築五
堡今為大同利五堡在大同弘賜堡虜堡鎮河堡
置失宜激變軍士楊守謙嘗謂陝西各邊修築邊防
嘉靖中翟樂修復皆于發兵按伏之時蓋按伏之兵已有行糧因而修

築為功甚省行糧之外再加犒賞人心樂從按天壽
山後黃花鎮以東歷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屬於山海
謂之東關以西歷居庸白羊紫荆倒馬屬於龍泉謂
之西關居庸外拒四海治潮河川古北口逼近虜巢
紫荆倒馬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紫荆乃南出之路
疾騎趨吾運道數日可至故諸關之中居庸最巖險
防守之計在據入達嶺以扼空道之衝斯為得勢倒
馬距京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考之往
古攻燕及我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荆增兵守險尤
當急者凡一關必有一營關主於守營主於援昔于

肅愍以易兵援紫荆。以涿兵援白羊。以真定兵援倒馬。又遣兵四出。節制游徼。名曰分巡。命將分領。威振先聲。名曰巡哨。首尾應援。聲勢聯屬。卒保無事。今雖無如也。先者入寇。知者防患未然。肅愍之畧。得無講乎。黃花鎮。肩背陵京。負荷鉅重。四海治其捍禦也。舊有徑道。走謀報。今已塞。則治有警報。必由居庸達黃花。相去二百餘里。難以一蹴至。宜於邊墻適中處。建敵臺。臺上蓋屋。以便直宿。分內外。設軟梯。上下黃花鎮。撥軍三十名。四海治。撥軍三十名。分班宿直。文引即遞遞。必二人。自外而入者。黃花軍也。自內而出

者。四海治軍也。如此則旁竇易塞。文移易傳。藩籬爲之孔固矣。古北口兩傍峻崖。車可容軌。西北通開平。殘元避暑故道也。中有蒹蘆谷。最險。朵顏部落。花當居之。由京師至古北口。僅二百五六十里。古北至開平。僅四驛。若專備古北。則于古北潮河二營。稍大其城。各增兵五百。每防秋時。調遼東遊兵三千。及密雲副總兵之兵。同守之。潮河川沙浮水漲。先是都御史洪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薊門關口。頗多兵力。獨少。必撤路兵。盡歸守提。如閱關使臣之議。用南

兵使控層臺練北軍使精擊刺如戚繼光之制重關
安於覆盂哉遼東虜倭兼備開原廣寧並據嚙喉金
復海蓋頗稱沃野河西地近土蠻潛引諸夷爲患而
嚴冬冰結即河東亦闌入焉近因東援士馬凋耗勢
成積弱虜不逞於遼必窺關內由爛泥窪過鐵場堡
十餘里正衝黃土嶺關故遼左有警則薊東當援倭
不逞於鮮復窺遼左由綠水越旅順黃骨島片帆即
吾信地近議自薊達遼各路設戰艦車輛火器又當
鎮江城特設鎮道控海門爲關局此亦固藩籬一策
也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北路獨石馬營

一帶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諸堡
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
虜出入孔道東路永寧四海冶北路龍門所則三衛
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有
不可不爲之經畫者故補長峪城鎮之募軍重浮圖
峪挿前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
本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修張家口洗馬林西陽
和諸處以塞中路之竇修永寧墩長安嶺龍門衛內
垣以扼京後之衝策宣府者此其大計矣大同在九
邊中最爲絕塞國初於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

大邊二邊捍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爲虜窟。嗣後增築鎮邊，殺胡丫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臂指相使，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顧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左右，虜實衝焉。募兵分駐，則犄角勢成，然後全鎮永爲不拔之基。偏頭、寧武、鴈門皆要地，往虜入大同川，二邊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由喬麥川、野猪口入，而遊兵百里赴援甚難。偏頭地平可馳馬，又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等處皆虜賊渡口，曩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前時險塞設關，邏夫環戍。

戍卒荷戈守吏辦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後禁解網弛廢，鑿缺斥左右環立，不問誰何，況覈符券，遂至有虜細出入羣來旅往，若扼陽方之口，塞甫川之衝，嚴水泉營一帶要區，且增撫臣於偏關，而以大將駐老營。副將駐河曲，有警則山西撫臣親提太原汾州二營之兵以守寧鴈，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以遏奔突。有如先年經畧王宗沐酌議，尤當蚤夜以圖者，又安得以三晉爲內地而易視之也。延綏東西地套虜克斥，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迤西，直至澇溝等處，環遶千五百里，而安邊定邊二

營連接花馬池。更爲虜衝。來則長驅深入。關以內尤可憂。故葺險二邊。以固藩籬。增堡衝邊。以聯策應。復腹內之班戍。除近邊之壅沙。實爲保障。至計寧夏一鎮。頻年虜據套內。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多虜患。夏秋則由渾脫浮渡。冬則蹕冰馳至。西窺寧固。南窺慶陽。今每歲督撫移駐後衛防秋。中衛僻處。西隅數苦山後之虜。自松山恢復。循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鎮番。則我據險。彼失勢。有風雨飄忽而來者。量出精銳夾擊之。或斷其中。或截其尾。又屯重兵於清水等營。令二三百里間。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

處水草大路。盡建墩臺。此不惟得扼吭制勝之策。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率然常山蛇勢也。其在固原。火真諸酋。環居川海。生番逼我郊圻。而時肆剽掠。熟番受我豢養。而陰懷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焉。稽之近事。庚寅歲。西虜寇洮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鎮之兵。懸通侯之賞。竟無以購火酋之首。壬寅後。北虜寇固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之誅。下搗巢之令。卒無以戢十酋之兇。所幸南北不合謀。先後不並犯。故我師應援未至。顧此失彼。而全秦要區。猶得旣危復安耳。先臣許論言。總督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得息肩。今

似不然計在防河套之虜以安原州則當嚴花馬之守扼興靈之衝防山後之虜以固蘭靖則當增沿河之堡屯常戍之兵防海西之虜以安臨鞏則當增大將以資彈壓鼓番人使爲我用蓋固原恃三鎮爲屏障三鎮安則固原自安不然盜已入室而復延頸四顧恐無及矣甘肅自虜款以來俺酋有迎佛之舉常穿塞出入且駕言復仇瓦刺遺置種類封植巢穴流住甘肅涼永之外陸續進透南山絕無東返之志甘鎮四面腹心在在皆虜所幸辛卯鄭公洛焚仰華之寺而假道之禍弭然防守之計則莊浪涼州其要害

也西寧控三十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亦爲要地故分官列陳以防蹂躪如遇莊浪西寧警報河州將官由弘化寺應援蘭州將官過金城入靖虜策應凡河東堡塞之在河西者甘鎮一體發兵堵截又於秋冬間行令莊浪並魯氏土兵以防碾伯西寧游兵駐古浪以防空口鎮羌涼州副將合永昌兵以外助鎮番內防涼永肅州叅將嚴謹堡塞以禦攻擊且也防海西之流劫禁番人之詐冒甘肅其有瘳乎夫千金之賞激於前猛虎之威驅於後則怯夫皆爲壯士今各鎮將領大都以退縮保守爲得計幸乘虜款沽酒烹鮮

謝鳴劍解甲楯左偎少艾右擁笙竿相與樂飲帳中戲下轉相效尤日抱其幼子童孫熟寐以寢三十年來人不知兵金鼓幾於絕響二矛祇見重喬下無功可賞上亦懸賞不行下即有罪可罰上亦懸罰不舉論者曰成化以前敗軍法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法紀漸弛正德一故事耳今則又異矣前之所病病法輕今之所病病法廢法輕則人易犯法廢則人不知有法而益犯法賞以首級論功殺三功授官世襲例也往雖有冒功時亦建功今虜以奉款之故雖不敢大舉亦常剽掠我牛

畜我以虜款之故竟不欲大創而聽其剽掠是其款我者彌文而其掠我者實禍也即有銳意前矛欲與虜決一死圖功未獲而啟釁之議且尾其後無必得之賞有必招之罰又誰敢以身爲嘗也將以失亡士卒爲罪戰而卒五人死者謫戍例也往時人相率而逃罪故有指陣亡爲回營身故者今將軍無對壘士卒安得有陣亡又其甚者假款以通虜使我虛實悉爲所詭主帥隱而不報朝廷寘而不問例進貢夷使不過一百人多則一百五十人馬不過五百匹少亦不下一百匹非使由大同口入三衛使由喜峰口

入俱留邊城夷館應供 御用者督撫差官代進各
有賞賚燕勞其互市則大同之守口堡德勝堡新平
堡山西之水泉營順義王所部市焉宣府之張家口
青把都所部市焉延綏之紅山墩寧夏之中衛清水
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焉海西并朶顏三衛在廣寧
開原寬酋在永奠堡丙兔同臭定着力兔大成在甘
鎮邊外夷廠賓兔一枝在莊浪炒哭兒台吉克太阿
不害并喇叭在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令備
禦防撫或以叅將親壓或給印號懸牌以杜奸萌或
築高圈墻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影射或禁冒

入市場以絕交通夫貢有定額賞有常數顧夷狄不
可以人理測今日缺貢明日補貢今日革賞明日補
賞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踵至火真獐獐妖
氛相尋豈能必世世稱臣勿貳哉假令我之兵力果
能制其死命却其市而並挫其強豈不張中國之威
靈獨計我軍士月糧尅于椿朋苦于守支新餉之招
募未完舊旅之武服未練倘一執罷市之名是信自
我爽實生戎心誰與決雌雄鼙鼓間管人謂互市如
養癰誠善喻也至于斥堠戒嚴則有總戎戚繼光傳
烽法在其法每于墩臺空心臺處所大約相去一二

里、柳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南方人，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左右分傳，瞬息千里。各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牆晝夜罔懈，禦備旣速，馳援不悞。至今讀其傳烽歌，猶令人慷慨有餘慕焉。誠倣而行之，則以

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難者曰：東隣之有朝鮮，猶西隣之有哈密，朝鮮可保，哈密獨可棄耶？噫！此往事之不可悔者也。若朝鮮則勢猶可以自完，屯兵海島，即成藩蔽。況哈密旣失，猶有海上諸虜可結，以恩收實，近境西制土番，北制瓦剌，令職西域之貢，苟朝鮮失守，東連日本，接琉球，茫茫大海，順風揚帆，直抵鴨綠，剝床之憂，實中遼左，誰爲我分緩急者？又烏得與哈密例論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六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海防

華鈺海防議云自帝王代興以來率多卜都關陝宅
中維汴左隴右冀襟洛帶河其去海徼遠獨重西北
邊謹備胡而防海較猶稍緩惟我太祖高皇帝龍
飛淮甸鼎奠金陵至永樂間乃遷北平北平枕居
庸咫尺滄渤遼陽東控鴨綠爲左臂山東橫亘海上
爲門戶沿海而南則江淮南北根本重地又其南則



八編類集卷之十一
兩浙閩粵財賦要區皆近與倭隣僅隔一水又朝鮮
接壤遼左勢壯外藩倭雖強計其三十六島之衆戶
不過一十七萬餘課不過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
曾不足當中國數大郡彼卽簡銳而來聞止薩摩州
之徒獷悍健鬪他且勇怯相半亦僅僅數萬衆而止
耳于以當中國全盛之兵力則其數不勝此其不足
畏者一我之救鮮也萬里奔波倭爲主而我爲客若
其人寇則衝波歷險棲泊外嶼乃始窺犯內境而我
且以逸待勞坐乘其憊此其不足畏者二倭慣用伏
長於陸戰若當海洋則其舟甚小可犁而沉且隨濤

震蕩難使火器而我以福船鷹船衝其鋒海滄艦
鬪其力擊以發煩扼以陸兵曾未登岸而氣已靡矣
此其不足畏者三倭自海外裹糗而來多則足支兩
月而止計惟因糧于我乃克宿飽我誠堅壁固守在
在提禦令進無所掠退不獲歸夫先自餒急擊勿失
固可困而縛也此其不足畏者四 明興初亦未嘗
有海上備至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寇崇明又寇惠潮
乃命行人楊載齎璽書諭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僧
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浙福旁海諸郡五年
寇海鹽澈浦温州我始令浙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

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復寇我登萊七年
寇我膠州靖海侯吳禎追擊之於琉球大洋斬俘甚
衆十三年來貢俱以無表文分置其使于川陝
三邊番寺十四十五年皆來貢後乃以倭使如瑤坐
通胡惟庸事敗發雲南守禦始令信國公湯和築登
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冬又令江夏侯周德興築
福建海上十六城二十六年倭又寇我金鄉二十七
年我乃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
一意防倭絕其貢不與通永樂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
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

我于是有什物紋繡之賜封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鎮
山曰壽安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
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
盜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爲戢十九年以三千人寇
遼東望海窩鎮守左都督劉江設伏盡殲之功封廣
寧伯倭自是不窺中國者數十年蓋始時方國珍張
士誠據海濱諸郡人習兵方張旣擒滅而逋者悉航
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數已而增戍守招沿海島
人蛋戶賈豎漁丁盡籍以爲兵於是海上惡少得衣
食縣官然華夷相糾寇盜不衰非廣寧斯役禍固不

止也。顧夷終猾獍，時時拏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俯順夷情，主客輒爲條奏許貢，云不爲例。得宴賜市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擄亦滿載去，無問得間不得間，無不得意去者。正統中犯桃渚，入大嵩，焚殺甚慘，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嘉靖中貢使相挺起爲變。詔諭乃得解，已禁市舶，而中國大猾入據海島中，聚衆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行海上爲亂，稱船主。蓋自十八年金子老李光頭始作難，勾西番掠福浙，二十二年許棟乃與合踪通日本，據

雙嶼港，歲爲浙直患。棟固王直故主也，二十七年光頭棟俱就擒，子老先已遁去。王直乃復據舊巢，稱雄海上，于是併陳思盼等大引倭衆，分寇浙福，破我昌國，而貪心益熾，東南無歲不苦兵矣。則有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者起而寇浙直，蕭顯者起而寇太倉，陷上海，鄭宗興何亞八徐銓方武者起而寇閩廣，旋于三十二三年間次第就戮，而徐海則又出矣。海乃通日本，寧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等倭寇我乍浦拓林，用陳東葉明爲羽翼，亡何海破滅于沈庄，而陳東則又得志矣。復通日本，寧肥前筑前豐後和泉

博多紀伊等倭攻我金山崇明青村上海亡何東破
 滅于乍浦城南而葉明則又得志矣復率筑前和泉
 薩摩紀伊博多豐後等倭掠我乍浦新塲亡何我兵
 生擒之明死又有洪澤珍者為患于漳泉興福嚴山
 老者為患于月港許西池者為患于廣東皆通番巨
 寇也三十八年澤珍為我叅將黎鵬所破山老遁去
 西池尋亦溺海死是歲王直以總督胡宗憲誘致乃
 得 旨伏誅而海氛頓息嗣是又有蕭雪峰張璉合
 屯大埔攻和平大金謝老巢南灣入安溪掠漳泉旋
 亦殄滅此大盜十四踪之最著者至隆慶間零倭時

從賊首曾一本寇碣石等衛以致敗將周雲翔等叛

與合已乃勦定然亦不能越粵而他為患也夫倭奴

之入寇也其出海海路有三曰薩摩州五島對馬島

舍是無他便矣倭自肥前西懸曰平戶

東西海面十平戶之西即五島

五山相錯懸海而生其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越五六日四望無山直北為

多藝為伊岐

橫直皆七十里至對為對馬島

橫三百里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

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舶則獨

由博多開洋因舟造于博多故也倭既出日本洋隨

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州或由五島至大小琉

球視風之變遷非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胡島分

鯨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

天堂官渡水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

或過韭山海門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

定海經大猫洋入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厨入湖頭渡犯昌國入

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畧壁下

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洞

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犯錢塘過大小

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入過馬蹟潭而西犯太

倉過馬蹟潭而西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滕角嘴

犯瓜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欵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

過步洲洋亂沙入鹽城則犯淮安入若在五島開

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

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其趨遼陽天津勢

必由綠水大洋過朝鮮越旅順黃骨島始得望天津

直沽此倭奴入寇之路也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

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

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

非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

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二汛之備自嘉

入編類纂

靖告變以迄于今似亦以次增飭據今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江南淮揚山東薊遼凡七各有督撫重臣總軍務又有專勅臬臣備兵事有總鎮大將軍職調度又有叅遊備總等官司哨守以要害之分守者言之在廣東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扼全粵之上游則于柘林設把總哨至猪頭礁與碣石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叅將之設南灣又有漳潮副總兵之設中路防省會之大洋則于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洲與廣海會廣海設守備哨至黃麞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

海防叅將之設西路遏番賊之突入則于陽電有叅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鴿會白鴿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潤州會而潤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塞則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叅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此在福建原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於舊轄玄鐘所增遊兵寨設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岞山而又特于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直抵廣東

界之信地。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胡盧等澳。以爲小瑅之南藩。一曰福州小瑅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犬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叅將。兼轄起慊澳。直抵泉郡祥芝之信地。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會。金盤兵船十隻。協守而又特于北路設叅將。兼轄起福寧直抵寧德縣慊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在浙江有六總。金鄉磐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北與

松門關會哨。所轄温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溫處之叅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蒲岐。北哨至昌國石浦港。所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叅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前後錢爵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湖頭。爲信地。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霽霽大嵩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寧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于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

待調遣所以備淮揚寇者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並防。萊州青州亦二面臨海。故青自贛榆界而東于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古鎮巡司而東于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逢猛以西之海口又于即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于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于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于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並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為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

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則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即墨北應王徐而西與青州之聲援接又西則于青州設遊擊南策安東北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德二守備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在薊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二千餘里並置守衛為京師左翼故自大沽海口宿重兵以副總兵領之特專防守而陸路既設守備水兵則又設遊擊自寶坻之草頭沽抵豐潤之黑雞坨各以入衛兵派守而又

有西協兩營騎兵及新設密雲海防遊擊之兵為應援自灤州之蠶沙河抵山海之石河口各以營軍并

班軍派守而又有東協標下兵及原設永平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凡以扼塞關右之要害也。關以外則以中前前屯中後中右中左五所之兵派守芝麻灣至望虎臺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寧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山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家壘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叅將。海寧衛設把總一則浙西沿海一帶起自鱉子門直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叅將。所以備浙寇者如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山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衛扼其衝。于是有叅將

之設。而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賊曾據以爲巢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而蘇黃浦以北則吳淞江口當其吭。于是有總兵之特駐劄把總之分哨守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于圖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

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 留京也所以備蘇
松常鎮寇者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蓼角嘴
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通
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摠兵之特
駐劄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
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真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
海門而北爲掘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插港轉而西北
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以防東
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爲東前
協守之叅將又以杏山錦州松山大凌義州右屯鎮

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山至柳河口之信地而應援
則屬之鎮總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廣寧之襟吭
也若三岔以東則海蓋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哨海口
又南而旅順一口跨登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叅將哨
之以登州水兵遊擊而勢相犄角焉又東而九聯城
以外則薊鎮江城設遊擊兵千七百特哨海上且非
與寬奠叅將所領馬步兵接而勢相聯絡焉凡以慎
固鴨綠之肩鑰也所以備薊遼寇者如此 國初設
巡司于礪州所以控扼海道非捍高州也正統間移
入內地致使礪州無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籬也則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六 兵備
修復誠便計也。陽江之海陵巡司。東有海陵澳。西有
戩船澳。不畏四面風。常爲賊船所潛泊。向無哨兵。不
可不增議守也。望崗澳爲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
屯兵防禦。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寨
門海之策應。不可不增修風汛防也。東莞洋之老萬
山。海寇每每停泊。惟南頭西鄉捕魚柴船。知消息。則
探哨宜急使也。惠郡有碣石衛統五所。又有三守禦
所。以扼海道。自設總督于梧州。乃調各所軍往守城。
空此備彼。非計也。潮之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向時
戰船秋盡掣泊水寨。賊搗虛之謂。何不可不築堡固

守也。凡此皆廣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漳浦之島尾
南靖之九龍塞。溪龍溪之海門。晉江之深滬。獺窟。興
化之沖心。平海。皆寇閩之要衝。而防之貴謹。連江係
福郡門戶。即有小埕海壇之兵爲之衛。乃本縣至今
未有城郭之設。則守亦奚固。福寧州如舌吐海上。三
面皆險。往設烽火寨于三沙海面。後乃內徙松山而
外險失備矣。須令官井羅浮沙。隍南北中三哨。羅江
古鎮兩哨。聯絡策應。庶可恃爲福州之非藩也。凡此
皆福建之宜增備也者。又如金盤海外之備。若大岩
頭山。玉環山。霓舉。南龍山。南鹿。鳳凰山。凡五。獨南鹿

舉閩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賊自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巢穴之宜防者也松海之信地惟是健跳城三面峻嶺東逼巨海而桃渚旣阻鳥道昌國復隔大洋思援兵之未易達也計惟一報警即調海門關兵船抵所城東海山內設伏以邀擊之則萬無一悞也昌國海中之防凡十有五處而入排門畧多腴田韭山正對日本牛欄基逼近石浦則又南北中哨之尤要者也定海之舟山故縣址也中爲里者四爲畧者八十三五穀魚鹽之饒可食數萬衆賊所必窺以爲巢海大港多而哨船不多奚以禦之失

此不大集兵屯守非所以壯寧紹之外藩也則舊制宜復也臨觀揔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惟是三江港省城第一關鎖而烈港尤入臨觀之要境則其險宜據也海寧總守海岸者十守海港者三惟是西海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本港口海塗高硬潮水長涸不一船難繫泊議爲開濬建閘將各兵船浮泊活水遇警出勦斯預防之計也凡此皆浙江之宜增備也者又如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浦口懼賊一登岸而捨船之易渡也宜集雙塔等船以兵衛之長洲

則連泖湖、吳江則通鶯湖、吳縣則逼太湖、懼賊入內地而突犯之甚易也。宜于勝墩并太湖近蠡里等處分兵守之。江陰靖江之間居恒盜賊出沒而沿江哨望僅存空墩。南北邏卒不相聯屬。則巡江御史宜往駐其境時整飭之。京口要區城逼山難守宜積粟廣城以厚鎮之。凡此皆蘇松常鎮之宜增備也者。又如通州乃賊登狼山之所必窺而戍兵半占于勢豪若之何勿清查乎。呂四餘東等場乃大河通州掘港三路之援而居恒又多鹽盜若之何不更練民兵備緩急乎。海安鎮當六路之衝爲揚泰襟喉若之何僅以

數邏卒爲備乎。廟灣以西若北沙馬邏二鎮兵皆單弱而柳樹灣又僅通淮安一線若之何可無扼吭之重兵乎。凡此皆淮揚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東省沿海夾倉等十九巡司其墩寨與衛所烽埃鱗次繡錯俱有協防之任而弓兵爲數殊儉不可不議添置也。膠河自麻灣抵海倉口故大渠便漕復便屯而惟是陸家村至分水閘一帶崗鈎石爲梗鑿此成渠誠萬世一大利也。六都司所領班軍二萬一千五百有奇。若地可屯可守況其聚則恒懷跋扈之志孰與分布沿海之猶資一臂乎。則不可不罷番上也。登萊之島

嶼不設險以朝鮮爲之蔽耳頃鮮且岌岌矣曷不亦如浙直之廣置遊兵且以防島民之橫決且以遏外寇之窺伺便計也凡此皆山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自薊達遼近議各路共設戰哨等艦以五百五十餘隻計設大小車輛以千七百計設大將軍虎磚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以萬計他戰守具且稱是而未覩果無虛額則綜核不容或踈矣烏絲江西之鎮江地方遼曠兼有虜患顧此失彼且當援鮮餉道要害議爲特設鎮道控華夷關扃聯水陸軍爲登萊左輔而未覩奉有成命則疏請不容終已矣凡此皆薊遼之

宜增備也者當嘉靖之季倭爲祟自垂二十年始以我豪貴負番賈直挑之釁會官邪政亂民迫貪酷挺而走險爲倭導餌而亂遂滋熾上屢震怒逮浙江撫臣朱統巳又逮應天撫臣彭黯屠大山統故方勁任勞怨嘗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竟以誣詆憤悶死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出禱海神且視師時則提督兵尚書張經在江南有功爲所構陷都御史李天寵以胡宗憲排奪其位皆得罪死西市人且重足憂不在倭而在讒蓋至文華再出督括官庫讐歛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公私愕然。煩敝而中國盜大起。其後習兵諸大帥。愈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始靖。始時我實易倭。而僅以三千人往援。既遭蹶。乃命宋經畧。應昌率李大將軍如松提十萬師以往。平壤之捷。倭避我銳而陽且以和緩我。我因而誘之。奪其城。柰何。膽一震於碧蹄。遂亦以和自緩。令得添兵運餉。弄我於股掌之上。則始事之失計。而誤中狡謀也。比封事一敗。正使遁歸。石大司馬星且獲罪。乃始大出兵。致聲討。而邢總督玠等復率李大將軍如梅等集水陸師十萬以往。稷山一勝。水源再勝。青山三勝。業已稍振。

我軍之氣矣。未幾而南原覆將蔚山喪師。令倭獲盤據全慶之墟。犄三路以當我。則中事之失計。而兵鮮勝算也。又其後秀吉既死。倭將遁矣。亂可乘也。怠可擊也。乃中路攻城無策。發煩自焚。彭信古實階之禍。而我又不設老營。不張左右翼。倭爲蝴蝶陣。十八人躍而前。我師大北。已乃贈金幣助之。歸卽有海上一捷。蓋亦得不償失。而竟令得志去矣。則終事之失計。而局倖苟結也。夫朝鮮之爲國。雄據八道。兵勁食饒。乃對馬一島。猥於天順年間。輕割以資山城君。出亡之策。周以粟帛。致爲歲例。猶之乎啓扃以揖盜。而又

金山僑居互市之倭。不設防閑。山各島堪戰之舟。師不多練。抽丁裹糧。以素未習之兵。負重而戰。敗道也。而不爲戒。奴丁幾十萬衆。每憤憤掉臂。可恩威用也。而不爲收。竹嶺鳥嶺一帶。峻巖紆邃。道不容騎。窮日無棲。可關可隘。固王京以南天險也。而不爲扼。兵燹之後。田里蕭條。有可耕之地。無其人。而不爲撫。若然者。鮮始不自謀。而我復不爲鮮謀。已事之踈也。不及追也。管都御史王守仁鎮兩廣。常以保甲兵一舉而破獠夷三十六洞。而在嘉靖乙卯二店塘之捷。丙辰仙居之捷。鄉兵之宣力尤多。夫誰謂土著之不任折

衝也乎。今誠定爲制。無論州邑在城在鄉。一應軍民人等。挨戶查編。十家爲甲。甲置長。十甲爲保。保又置長。平居令嚴譏察。備非常。即於每甲抽驍壯一丁爲團兵。衣甲器械。取諸若甲。集十兵令保長領之。集十保。更擇足智勇一人總領之。爲一團。團置一教師。時訓以弓弩鎗刀靶鏡等藝。而縣尉則月一閱。稽勤惰。府道則歲一閱。定賞罰。民旣自衛。厥鄉官亦賴以應卒。合十戶而備一卒。曾何糾聚調遣之足病云。先是漕運褚總督鈇疏畧有云。江北五十七州縣。總計民壯。快手九千六百餘名。每名編工食七兩二錢。原爲

防守城池捕緝鹽盜乃令祇供有司差用多以老弱
遊棍充數萬一地方有事調遣輒稱無人徒費脂膏
養此遊惰即今倭警若添兵未免增餉增餉未免苦
民合責兵備行各掌印官將本地民壯不拘馬步逐
名簡汰老弱揀選精銳督責操演遇急抽取驍勇一
半調赴海上應援即以原派工食克月糧上既省招
募之煩下又免供應之苦計可得精兵五千又云兩
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所轄三十鹽場竈丁繁夥
皆長生海濱素稱勇敢嘉靖間倭寇入犯多得其力
先經題准選取三千名爲竈勇每年三月初一防汛

起至五月中旬汛畢止有警聽就近各營將領調用
截殺其工食不動有司錢糧出自各場包夫官錢經
紀牙用隨鹽賑銀扣支餘月不給今各竈率在場儉
閒而抽練祇虛應故事合責原設千總官逐一揀選
着實訓練務要人人精壯足備衝突夫沿海諸州邑
運司各場分誰無民壯竈丁奚獨淮揚可資敵愾也
者藉令一一倣褚原議務得士裨實用則公帑不更
費募資而沿海頓添兵數萬如將領以蝕軍爲恒套
領陸兵則浮增坐營軍辦名目以濫餼而核之半歸
烏有領水兵則藉口更番出哨遠地以影射即至巧

莫能鈎致。須嚴爲令。勢豪有詭冒糧餉一名。擬配五名以上。擬戍十名以上。擬斬武弁。乾沒與同罪。王軍老弱必更壯。下軍餘精壯。勿令避役。寧懸糧以募軍。毋虛軍以濫糧。實以稽查閱試之權。責成于直指。而嚴殿最焉。往者平壤之捷。南兵實先登。有功旣食其賞。而總兵官王保。又橫加誅戮。以重其毒。非盡募卒之悍不可制也。至于先年王江涇之勝。則永順土官彭蓋臣之功。清風嶺。并平浦之勝。及勦徐海。則容美土官田九霄。九章之功。天下之兵。無論南北。無論土漢。旣以成聚。無不悍不畏。者。顧所以馭之。謂何耳。我

誠慎簡銳于始。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惟就本地方召募。稽其戶籍。令土人保結。聯爲什伍。法得並坐。彼即以身從征。誰無父母妻子之慮。而其爲戎首。以幸禍。必不其然。我誠關會該處軍門。若狼兵。川湖土兵之類。必令憲司一員。明示該管頭目。以漢法。且加訓練。監督前來。有僨事及生事者。罪及監督。彼土官世受國恩。夫亦自有家法在。而謂敢縱下以干戮。必不其然。如寶坻東安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故稱肥饒。緣五代淪于夷狄。秦蕪數百餘年。元末學士虞集曾議屯田。以足元京之食。屯塲遺址。依然可尋。

皇上初年兩經題請舉行旋被破壞非地難屯種實緣舉行之初未究蠹害屯政之故使奸人豪右得以構釁阻撓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兵備顧養謙之開墾也玉田豐潤已漸就緒未及議興水利俱各遷轉昔年熟田爲豪右霸佔者至今耕種尚可按籍而考此言北地之田之可屯也濬海郎中樊兆程曰淮揚荒土甚多非甚磽瘠不可耕即如安東而下直至贛榆爲路幾六七百里中間曠地不下數萬頃安東之大湖海州之傅湖沐陽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不下數十里土溥而地平俱可通利溝渠因

渠以漑便成水田以時藝種五穀歲可得粟數十萬石程爲榆令時曾于榆之南湖召民劉德等立庄開種歲獲粳稻無筭徽之民見今于此湖內開種獲利者甚多此有試而可行者况牛力穀本各州縣俱有營田官牛三五百頭不等而數年之所孳息未報者不與焉營田倉內所報穀數俱可覈而取足者此須設一憲職官總率之擇州縣之廉幹有心計者分理之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揣肥確之異設法召募留心撫綏或仍責之原設農師或郡民壯弓兵所軍照屯田例分給募民墾之不一二年間

自有大獲此言兩淮之田之可屯也。籌海編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幕租。若興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以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一是恐倭藉以爲糧，結巢于此。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爲今之計，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廠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

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已無結巢之念矣。此言浙中島嶼之田之可屯也。參將黎國耀曰：閩中有人可耕而無地，粵中有地可耕而無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藉其人可以爲兵，入其粟可以增賦。又參將江應龍曰：墾田之法，不獨可行于窮民，亦當責効于營兵。查得雷州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

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解甲而耕。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也。此言廣中之田之可屯也。八閩山多田少。專倚隣省糴粟。遼左昔曾告饒。亦令赴糴山東。然而不無生事于海上。此惟官不爲操其權。而聽民自爲計。一出海必載戎器。載戎器則變易生。今莫若倣古常平倉法。領以專官。歲將無礙。公鏹。或軍士餉金。預借其半。當秋成穀價減少之日。無論鄰省。或本省鄰近郡邑之大穰者。多糴前來。謹貯之。以俟春夏缺乏。或散軍。或糴與民。大都瀕海諸處。故饒粟穀。而水旱亦或時有。土人

善居積者。往往乘急射利。官莫能禁。今一制之。自官則米價不壅。農人不傷。城市充實。緩急無恐。時平則公家容獲資。其贏歲。稔在小民。且得資其賑。普陀乃賊禮佛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直之所。必犯我誠于浙東。以舟山爲重鎮。集水陸諸軍爲正兵。飭戰具于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于普陀。謀搗巢。乎先一日遣諜覘之。傍無一舟。兵旣合。賊乃更出他島之精銳。夾攻我。我遂大衄。夫惟鑿賊之所以誘我者。反誘賊。有正必爲設奇。有奇必爲

設伏到處併力夾擊勢如率然或摧其銳或散其踪毋令闖入內地倘或乘風旁逸而我不及追也務尾其後爲他畧我兵之策應總兵官則移駐近嶼居中調度常令賊背腹受敵而我臂指如意不出近洋賊可殲矣萬一者能擊賊而不能盡賊乎又復有海岸控扼之正兵在再督水兵登途協戰勿遽卸擔于陸兵旁觀以縱寇則所稱節制之兵不可敗者非歟以此推之閩直等處莫不皆然倭之長技在步中國之長技在船海上之船不論人力而論船力不論船力而論風力何也倭之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

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

草塞罅漏而已

名短水草

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

未易造也犬者容三百人小者僅容四五十人其形

卑隘難于仰攻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櫓不能轉

戩最畏我廣船福船之衝犁先年浙直用兵調取多

藉其力及今非多造廣福船分給各鎮不足以資出

洋犁賊之用又非造極堅工即令造船之人長爲駕

使恐多破冒無資實用悉心整理協謀共濟是則各

鎮撫道諸臣之任矣又如台州之蒼山船便于追賊

崇明之沙船便于淺水戩風唬船便于哨探二刻船

八編類集 卷之二十六 兵曹
三
便于衝濤混戰，朝鮮龜船布帆，豎眠惟意，風逆潮落，亦可行。切見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壠，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鑽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旋，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一策也。猶未也。倭之火器，祇有鳥銃，直百步而止。中國有鳥銃，又有大砲，去七百步。佛郎機，去三百步。又有神鎗、火箭、飛天噴筒、埋火藥筒、大蜂窩、火妖諸器，敵不足以當我。明甚。第聞倭製火銃，其藥極細，以

火酒漬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令中法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猶未也。倭銃發，每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鰐膠，形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綴，施于木架，造為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猶未也。倭奴裸體以戰，鮮有甲冑蔽體。惟廣東所造藥弩，見血立斃。較之弓弩，尤利。扼險守隘，破敵摧堅，無有妙于此者。向見長寧等處，諸巢遺孽，人多驍捷。技藝熟閑，輕儇跳躍，百倍倭奴。慣用此弩，又有鈎旗。

八編類集
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紉爲旗周匝綴利鈎每遇對敵橫舉陣前衆兵排列于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颭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衣裙使不得運用大率一旗可蔽數十人百戶吳夢豹自謂曾統兵贛營力足招致數千人破敵特以疏請是亦一策也將官王鳴鶴曰倭夷之來雖無定向而天風考驗實有定期夫北風而南南風而北未有北風而能北南風而能南者觀其風之所自而預守其險則無不中矣其計亦不過總設聽調重兵一二枝防守于適中之陸地全在將臣得人又勤考天

時如遇天風大作之時亦照方位前去與水兵相爲表裏而預待之譬之陣法然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不觸則不應守險亦然捨其上風陷之死地乃勝筭也豈其然矣顧此中有大機則尤係之乎哨望何也倭奴遠涉而來或以休憩聯踪或以潛伺虛實未有不泊外島而徑入內地者飛報聲息全在哨卒雖其善爲伏匿而暗夜亦必微露火光望海窩之寇向非瞭卒先爲傳報廣寧即號智勇亦奚由設備以圖厥功乎故今海上哨船在各省諸守把等官分有信地不待言矣而出外洋探哨者必須嚴爲期會如往者溫

御史如璋條議直隸備倭方畧謂兵船在狼山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江非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他處固可做而行也至若水艦望斗之瞭卒當有警時須如督撫唐順之議擇健壯善瞭者每夜給銀一兩以酬其勞有悞軍機必辟勿宥而在陸地之守望則有總兵戚繼光閩中墩堠車旗舉火之法在行之有紀核之盡法庶賊不得多方以誤我我乃可併力以當賊往嘉靖季年之倭我內地奸人引而至也其遼陽山東不

被禍者無通夷接濟之人也今中土之僑寓倭境者固不乏人在浙直雖有互市之禁而若南灣月港諸處番船固數數往來也紅夷黑夷頃構釁于南海若閩亦非無事之地也而倭且猥以渡勘合船通商爲請又復陰陽其說以要我其生心如此番夷載貨前來志在賈利容未敢軼越于約束獨是我人載私貨出大洋以就市于倭者或造重底船相貼換或販米穀相接濟今或虞其激而生他變不能盡絕番商之來則何可不禁我徒私販之往也須嚴爲令凡近海處所止許造單桅小船以便近嶼漁採其或違禁私

造雙桅大船者行令搜捕燬其舟罪其人仍于各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于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于甲副仍于船尾外大書某縣某船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填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并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歲爲具呈于縣互相糾察犯則連坐先是策倭者有云守必以戰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之誅而未嚴殘野之罰賊至則苟負孤城而棄其四境烟焰相望號聲相聞所至蕭條有不忍見聞者安望其援乎故李牧備

邊先在收保而不失不能收保是資敵也後將軍燉煌先在乘隧列障校聯不絕賊不敢犯使疏而可犯是自蔽也宜畧倣墩堡之制使民各聚爲市市列爲堡約其道里之中使勢可相及每賊至則墩堡固守而郡縣急趨而助之又時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失城同罪則人各爲戰地各爲守賊入而無所得其勢自困矣嗣有倣此而建議者謂市鎮若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宜城烏城之烏鎮南尋宜城漳浦之月港宜城大都意主清野議甚善况夫巨鎮之所聚廬而處者類不乏殷富貴族稍輸委以助公家且以自

保庸詎非計。向令崑山維揚不早圖城守。其不爲杞
上肉者幾何。即今東南瀉瀉難城處。固多酌其可城
者。城之令近地各協助厥工。而有急併得入保。將在
在金湯且足羽翼。郡縣以便聲援。而賊不難勦矣。唐
節度杜佑守城法。在扣機以應敵。扇棧必塗泥。樓櫓
必苾籬。橋有轉關。堞有積石。又竿連棒。布幔水弩。行
爐遊火。灰眯松明。燕尾炬。鹿角鎗。木柵鐵菱。陷馬坑。
拒馬鎗。烽臺馬鋪。遊奕城池。近寇者不可不預備也。
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文牆不
可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針銳。所以便外瞭。便俯

瞰。城上傳箭不敲梆。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
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晝有旗。所以一衆伍。違
犯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蔽。所以安體
力。火器石塊灰油懸槌鐵疾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
用。或者又云。夜時舉砲以驚賊。縋壯士以偷賊營。突
出兵以擊賊懈。以攻爲守。守斯固。而至于區處詳盡。
則莫如往年蘇郡戒嚴所畫守城條約爲可法。載在
籌海編。皆足備採擇者也。高皇帝時。每重襲替。比
試必嚴。又在在立文學處。竝立射圃。令官生時肄射。
今何不于各處衛所做兩京特立學師。以武科具文

武才不及除選者爲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生者俾授業教之以金版六爰教之以騎射陣法監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宮如博士弟子故事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而又申嚴比試令襲替亦如洪武遺法院道比試不中格勿輕進之府部府重臣比試不中格勿輕咨部予之官始罰半俸歸肄學三年再比不能者謫爲軍曩者御史羅廷唯曾論舉邊材之濫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而下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而落相職古人慎重兵事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繫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

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晉者王瓊之在本兵也。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瓊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竊查損軍之例如擁衆入寇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若交鋒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律止擬戍惟是私使軍人出境因而致死或被賊拘執至三名絞柰何衛所官輒藉口律嚴不敢出一軍櫻賊鋒夫額軍不用以出戰則平日之養軍何爲守城旣得以偷生將一切之武藝俱廢無事坐而食糜有急他人代鬪此于將

官之掩敗逃誅誠便殊失

高皇帝遺意矣况當

世廟時兵部題准有例大都謂但當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例許民充補今而後額軍須與民兵並操練並出殺賊即有損傷仍查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有功准贖惟合隊敗衄全無斬獲乃擬失機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夫當賊船之初來能迎其鋒犁沉一船視勦殺一二零賊者爲功孰多第責割級于波濤騰湧之中勢所不能即如朝鮮海上之捷聞遁倭敦沒

委以千計乃功雖真而級則賈人且因級以疑功則首功之例不當槩論于水戰也明甚今須更爲令陸戰論首功一依戚總兵火兵割級按數第賞之法勿令功僨事海戰論衝犁惟據耳目所共覩擊碎船隻以次議賞欲固東北隅莫若聯遼陽山東爲左右手欲聯遼陽山東爲左右手莫若亟復海運習海道何也登遼隔海甚近風順半日可達舊制歲運登萊布花以給遼軍征東運餉至義州亦即循此故道若由成山外洋週廻達直沽遙望鮮疆近遼旅順我之運路固即倭之來路也一以測危礁暗沙之險便于迎

敵一以備舟楫轉漕之具便于救鮮一以合二鎮唇
齒之援便于接應一以闢閩浙舟師之路便于調赴
矧今關外戍軍往往越山航海以逃安在不通海道
之足以弭寇且黃淮中梗會通艱阻之秋而此路一
通甚爲便益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七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於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反。亦宜律有明禁在。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磺之饒。而反以烏銃爲威中國之具。甚

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
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夫 國初私販
硝磺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
平群兇之後火器收之 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
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
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
也黔省有守備官欲將熟苗習以火器使制生苗甚
至將官因一時無人妄以神器授之士兵夷兵雖云
濟一時之急終爲他日之憂縱一時土漢兼用止可
令我曉火器之兵代彼衝鋒決不可令曉其制度方

爲得策今之四夷並一切土官之家多有亡命依附
百般鼓弄惜乎此輩中國不能收而四夷藉之反爲
中國一勍敵大可恨也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
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煩卽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
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
鐵鑄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
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
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爲圓機或間有損傷緣
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煮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
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

所觸汚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物之衆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內用子鏡提放不竭其母鏡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鏡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鏡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鏡與鳥嘴鏡鳥鏡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鏡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鏡必用手擎常日爲勞一

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礮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鏡及自閉火門鳥鏡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鏡一桿三鏡每鏡可着鉛子二三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鏡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鏡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鏡不如三眼南方所禦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得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鏡照定施放中敵

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鏡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鏡，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筈挨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鏡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真不如鳥鏡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眼鏡不如鳥鏡，大約天下之器原無鈍，惟在習之何如耳。客曰：鳥鏡三放而熱，必待少歇，三眼鏡三放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雖有輪班亦恐不濟。柰何更有出於三放之外者乎？荅曰：袂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鏡是也。

但五六寸間即鑽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於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鏡放出矣。若兩頭十鏡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客曰：火箭如何？荅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鎗，方能濟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鏃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

中三寸信外銼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蹴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筋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客曰火毬火磚火礮之制願聞其詳荅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爲驚心駭目之具

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狼有曰內用毒火毒烟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烟即令人立時死也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然信得法丟入彼船或焚其帆蓬或亂其脚步無不利者至於火礮專爲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在礮外遇船燃着

八編 卷之七
五
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入水中不然則反爲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礮八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礮破礮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球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爲累况臨敵之時易至失錯二物用之水

戰不如火礮之妙也戚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礮火燃礮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礮易覆未反害人而先自害 客曰火礮之製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奈何 答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鎚打二萬鎚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回火當

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簾之薄。一射徑過。何益於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尚慮透過。當於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咸南塘公紀效新書。已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捧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

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竈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客曰。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技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為有力。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復淺。上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

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於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爲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柰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爲匈奴

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牧堡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諜常遣。夫間諜遣矣。則虜之人。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人無所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

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南
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
爲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乘單輪以木橫拴
拴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根相連若特角之勢可
直貫於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
必棄車以戰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
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
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臨時變通相
地爲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
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摘下箭桶而後人箭悉

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爲驚馬之象其牌
可後折少遮風雨亦恐人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
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甲糗糧每十人一輪只
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插入
車之兩傍鐵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廂
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
之妙也我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
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曾
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
行則吾兵藉以爲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藥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客曰對真而又
不中何也。荅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鏡猶弓也。
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
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遣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個力
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
準矣。予舊有贊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強於子火
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
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垂子被火使決
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
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

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氣一
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蓬船艙之中掩蔽不
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
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
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其爲藥
至於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
大砲於中安於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
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於內
安於水中用一索橫於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火
生於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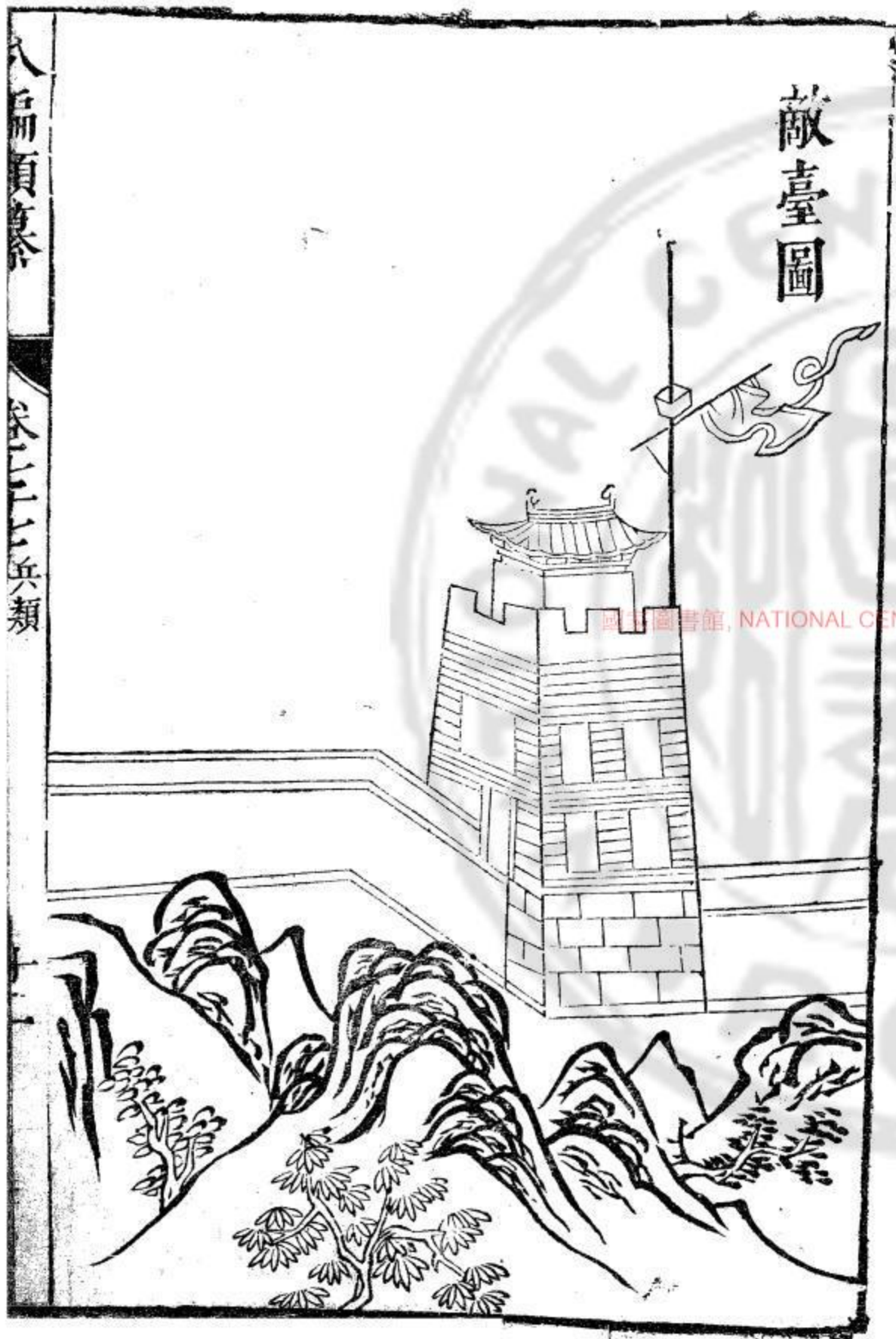
柁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爲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子變爲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已自砲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斗粗整木掏空卽今之木發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蒙以絮被畫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

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於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濶而有山有沙其風則入其口其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於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椿木以識之先拚一二具照倭來路打去客曰海濶浪大泅不能前柰何荅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轡鏟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

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里上用匏片爲甲葉匏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鐵爲刃可爲戰具而橈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予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匏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輯至於兩掖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碍戰鬪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焉而習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馮應京說

敵臺圖



先年邊城低薄傾圯間有磚石小臺與牆各峙勢不相救軍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無所藉庇軍火器具如臨時起發則運送不前如收貯牆上則無可藏處虜勢衆大乘高四射守卒難立一堵攻潰相望奔走大勢突入擄掠莫禦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闊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四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爲一臺兩臺相映左右相救騎牆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牆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窓



上層建樓櫓環以堦口內衛戰卒下發火砲外擊虜賊賊矢不能及虜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其常川守臺先曾用主軍因月糧一石內供父母妻子之養外備臺上日月之炊每有饑餒而死者棄臺而逃者其存者往往私棄臺守下臺措辦米糧且妨身役不得操練今將召到南兵一萬分布各臺五名十名不等常川在臺即以爲家經年再不離臺入宿人家以此臺上時刻不致乏人故此數年無虞遇虜則擊斬全捷五臺一把總十臺者也

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

佛郎機八架	子銃七十二門
鐵門二十四根	鐵錘八把
鐵剪八件	鐵錐八件
藥匙八件	鐵送八根
圓木座八箇	木挺八根
台口鉛子二千一百六十箇	神快鎗八桿
台口鉛子四百八十箇	木馬子四百八十箇
錘八把	鎚八把
剪八把	藥匙八件
藥碗八箇	火藥四百斤
火繩二十根	火箭五百枝
鐵頂尖棍八根	鐵一面

鼓一面
木槲一具
石砲五十斤
河光小石四千塊
食米十石

旗一面
大水甕四口
河光大石四百塊
煤炒二石
鍋二口

烽埃圖



兵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埃謹烽火薊鎮以險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爲無用今該議擬呈會督撫叅酌裁訂凡無空心臺之處卽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梆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火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

守墩傳烽
皆用南兵

威將軍所
稱也

南方人員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
墩舉烽左右分傳計薊鎮邊牆延袤曲折二千餘里
不過三箇時辰可遍別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
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
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牆晝夜周懈禦備既速馳
援不悞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 小房一間 隔為二半間向邊外半間墩軍住向內半間百總住
- 炕各一座 米一石
- 鍋竈各一口 水缸一箇
- 碗五箇 碟五箇
- 櫃火牛馬糞五擔 鹽菜之類不拘

以上墩軍備之其空心臺係克墩者亦備之一

分

- 大鏡五箇 盞口直口碗口纓子皆可
- 三眼鏡一把 白旗三箇
- 燈籠三盞 白紙糊務粗徑一尺五尺長三尺
- 以上俱官紙
- 大木柵二架 每架長五尺內空心六寸深一尺
要性響體堅之木不合式者即行
改造每播柵必雙庶聲合而可遠
該路採木造與

- 旗杆三根 好繩三副
- 發火艸六十箇 間覆之母令雨濕
- 火池三座 連草苫蓋聽用
- 火繩五條 每座方五尺張口庶草多火亮
- 旗竿三根 每根長一丈八尺要直其上橫竿安
- 扯旗繩五副 旗每根相去五丈
- 務要新粗每半年一

以上俱軍採辦

讀一過
想見將軍
得氣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
舉。百里餘外即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
門烽。一砲三旗燕河警。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
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
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
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
池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號。帶夜晦換盞大燈籠。
賊若潰墻進口裏。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
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匆匆山海大墻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從。燕河松古
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
到一墩重。該墩聽砲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
接砲聽上首。砲後梆響即如風。砲數梆聲聽的確。日
旗夜火辦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傳烽
歌

今人胥言佛郎機鳥嘴銃。傳自番舶曾聞之。叅將戚
繼光日昔署衛印。時嘗發山東地窖佛郎機。乃成
祖所蓄。年月鑄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銃。皆倭
變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序班云。渠諳火攻法。

二二一三種偶從南都神機營銳手竊而得之所未得者尚以三百餘計也又聞正統己巳虜騎薄都門京軍隨駕而出者過半司馬于謙以軍器局神鎗試之火石所及人輒成粉一砲而虜死數萬血湧如川遂解圍去可見兵器莫備於我朝私習之禁莫嚴於我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朝也

福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發貢一門	大佛狼机六座	碗口鏡三箇
噴筒六十箇	鳥嘴鏡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弩箭五十枝	藥弩一十張	粗火藥四百斤
鳥銃火藥一百斤	弩藥一甌	大小鉛彈二百斤
火箭三百枝	火磚一百塊	火砲一十箇
鈎鑊一百把	砍刀一十把	過缸釘鎗二十根

標鎗一百枝	藤牌一十面	寧波弓五張
鐵箭三百枝	灰礮一百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大櫂二張
龍二門	大索六根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八丈
扳船索一根	繚後手索二根	旋織四楊每根長二十丈
絞旋索四根	鐵鍋四口并竈蓋	花瓷八十箇
鐵鈇四把	鐵鋸四把	鐵鑽四把
鐵鑿四把	鐵斧四把	薄刀二把
銅鑼一面	大更鼓一打	小鼓四面
大挽旗一面	方正旗五面	水桶四擔并潔梁
燈籠十盞	木梆鐵鈴一副	席用大小松杉木一株
火繩六十根	繩十根	鐵蒺藜一千箇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三擔	各兵自備用篋盔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海滄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梳四座	碗口銃三箇	鳥嘴銃六把
噴筒五十箇	烟確八十箇	火砲一十箇
火磚五十塊	火箭三百枝	粗火藥二百斤
鳥銃火藥六十斤	藥弩六張	弩箭一百枝
弩藥一瓶	大小鉛彈二百斤	鈎鏃六把
砍刀六把	過船釘鎗十根	標鎗八十根
藤牌十二扇	寧波弓二張	鐵箭二百根
灰罐五十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大櫓二根	舵二門
旋二門	挽槁二十根	大索四根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五丈	旋鐵四根每根長四十丈	絞旋索四根
鐵鍋二口	木桶二擔	鐵鍊二把
花碗五十	鐵鋸二把	鐵鑿二把
鐵斧二把	薄刀一把	鐵鑿二把
更鼓一百	小鼓一面	鐵鑿二把
五方旗九面	燈籠四盞	鐵鑿二把
備用大小松杉木五株	鐵蒺藜八百箇	鐵鑿二把
繩五根		鐵鑿二把

捕盜自備用

釘三十斤
 灰二擔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油四十斤
 各兵自備用篋盛一頂
 麻繩十斤

蒼山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梳二座	碗口銃三箇	鳥嘴銃四把
火繩二十四根	噴筒四十箇	烟確六十箇
火磚二十塊	小箭一百枝	粗火藥二百五十斤
鳥銃藥四十斤	藥弩四張	弩箭一百枝
弩藥一瓶	大小鉛彈一百六十斤	過船釘鎗一根
鈎鏃四把	砍刀四把	標鎗四十根
灰罐三十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遮陽篷八扇	大櫓二枝
邊梯八枝	舵二門	旋二門
竹篙二十枝	大索四根	拔舵索一根
小索二根每根長十五丈	鐵鍋一口并外蓋	森後手索二根
旋鐵索一根	鐵鑿一把	鐵鋸一把
花碗四十箇	鐵鑿一把	銅鑼一箇重五斤
鐵鑿一把	薄刀一把	鐵斧一把

更鼓一面
小鼓一面
鐵鐸一箇
燈籠四盞
木柶一具
五方旗五面
備用松杉木五株
繩五根

捕盜自備用

釘三十斤
油三十斤
灰二擔
府三十斤

各兵自備用

篋篋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桿

一、火箭只著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救，低則易救。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滾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用鐵鋤執炭火數鋤，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

燃藥者，或用粗碗一箇，種火一碗，用灰蓋之，放於桶口，擲藥之時，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盞，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此第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勇者不能用其力也。一、敵人慮我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而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一功。餘船捕盜，細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逼到賊舟而未即打敗，餘舟接應，曾同用力者，不在此例。各船遇敵

敢有畏勢揚帆遠望逗遛不進者捕盜舵工俱就陣
斬首示衆 一各船放銃須將火藥收藏安便免致
火星燦入貽患匪細倘有失悞銃手管藥兵夫一體
軍法施行 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臥
違令察出治以軍法 一報警至急起舵不前即便
用大茅竹一段計長一二丈縛在舵繳浮水以便班
師各自認取違誤舵手割耳示衆 一各船捕舵兵
夫遇泊船山巒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遇警一時下
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
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定挈治不恕 一往來

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舉放
烟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烟焰就行開帆望火前進
哨勤聯近烽燠即時按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
船仍探賊船何往踪跡親報領哨官以便進止如火
報不爽兵船逗遛悞事罪坐該營領哨官員若哨船
不盡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取信
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遠致失
傳報悞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已軍法斬首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
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舉風至

而會於月潮生於寅則汝於申潮生於巳則汝生於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兔入鷄勝
三七癸申入辛地
四六出寅入犬巖
五月生艮歸乾上
仲冬出艮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

五九五更二點微
二入五更三點微
三七平先是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到四更初
此是寅時須切記

行船觀日月星雲占風濤

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陽即此方風來也
日沒臘脂紅無雨也有風須看返照日沒之前

臘脂紅在日沒之後記之記之

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夏秋之交大風反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

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

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日風起早晚和明日須防再多

有暴惡之風盡日而沒一防夜起之風必毒

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起雨最難晴

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

早有此風向晚必淨

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吹起便大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一雲若袍車形起主大風

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烟如霧名曰風花雪風起

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

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

肩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

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一秋天雲陰若無風

則無雨一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

海猪亂起主大風一海夜間听九道逆鳥叫十

風雨一聲風二声雨三声四声断風雨

一 鯢籠張得鯨魚主風雨 一 木蛇蟠在芦青高
 起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
 一月盡無雨則來之初必有大風而俗云廿五六
 日若無雨初三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
 風梅花風打頭
 揀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一非風
 三月忌清明北風 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
 日為始筭至五日乃一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
 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
 若右三日南風必有非風報之 九月九日前
 後三四日忌九朝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
 三四日內 十一月忌冬至風 十二月忌二
 十三四掃塵風

八編類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八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兵論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輳輳之險濫車之水名山
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
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
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
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
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

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連。什。伍。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管子子地
圖篇

蓋。勲。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于。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勲。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吾。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

臣聞先漢西羗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羗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爲國遠計冒危要幸以射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漢居屬羗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

八經類集 卷之二十八
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
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
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陳師

道武舉策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
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于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
矣求之于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于用而不窮者
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
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

與論雄矯

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透
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
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
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期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
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
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
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
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
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
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

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句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謫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韜唐蔡之怒及乘子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解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于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

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蘇洵孫武論

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

八續類集 卷之八
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群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

朕何憂哉。

北魏尚書西平王源賀上言

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官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克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潼關。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誼譟燒營而潰。

韓建惡諸王典兵。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

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爲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

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更變。不若歸之北司爲便。昭宗乃諭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治爲左右中尉。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克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官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

後梁時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後唐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郭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馬直軍士王溫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旣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旣退陰謂諸校曰主人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後晉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

後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

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歛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後漢高祖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高祖。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

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後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有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

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驕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至神宗時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

邊得不易

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兵不可泥

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故卒乘輯睦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

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墾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遂詔罷之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

議起而三
上判一則
新矣

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克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爲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

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巨歲
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弱者輕齎強者因糧遂失
五馱法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
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榻等
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
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
自負荷軍馬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
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
勝哉故無幕帟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士卒須自
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

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

請復唐馱幕之制

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為今而言策之
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假以虜事言之若聞
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眾寡之勢不論戰遲
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
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
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
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
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

法軍

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

尹洙兵制策

南唐時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等泝淮救之軍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

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後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幘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

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周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槨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

宋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毀直袁用等皆遁青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

金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

縛德杖之。金主論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

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

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步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克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

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瓘。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憲宗罷承瓘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之則衆後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

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搯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

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干此乎。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

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

晉羊祜請伐吳書

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

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親
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
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
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
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
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
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
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
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
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

愚竊自不
敢爲同異

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
于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
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
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
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
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
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
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
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
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

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杜預請伐吳之期

北周主謀伐齊命鎮邊益儲條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鵝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

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鵝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儲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書奏周

主使伊婁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陳主會朝人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乘船而匿之買斃船五六十艘置於濱內陳人覘之以爲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帳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誼諜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

石曉將醉

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旣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柱彥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旣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專

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暎等衆軍必沿流赴援。」

分道出兵
最患不相
知

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克賞，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潰亂，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

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
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
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
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
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惟袁
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
愧耳陳主遑遽將避匿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於井
軍人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妃
同束而上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
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

慟哭謂衆曰不能救國負罪深矣遂就擒弼燒門入
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思流汗股栗向弼
再拜既而弼耻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
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隗囂遣長子恂入質馬援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
月而無他職任馬援以三輔地曠上沃而所將賓客
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光武許之會隗囂用
去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怒援背
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上疏 臣援自念
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

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道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辭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言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三語是出
月之正

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移，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士尹池爲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攀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官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艷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鞮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鞮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庠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乎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九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敵料

秦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
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
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君大克
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恐秦民之死者厚葬傷
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

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累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旣以興師矣，乃使五較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較。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

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于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旣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

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

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出兵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齧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